萬曆疏鈔

萬曆疏鈔卷四十一

遼建類

萬曆疏鈔卷四十一

遼建類

禁戢朝貢諸夷疏

兵部覆疏萬曆三十三年三月

看得遼東督撫蹇達等咨稱海西建州貢夷每歲額定勅書一千五百道赴京一千五百名先因沿途騷擾驛遞題議裁減人車止許入京領賞遵行屢行道將等官再四宣諭各夷藉口忠順藩籬堅執不聽減革及稱宜大等鎮給賞甚厚委與遼鎮懸殊要將海

建貢夷人數照舊入京免啓夷衅仍宣諭酋首嚴禁部夷不許肆擾違者夷法重處否則革賞伴送官舍務選殷實若能沿途鈐束不致生事回日奬賞違者盡法究遣每年每次選擇全遼才幹空閑將官四五員每員大營撥給軍伴數名一年輪送二次至京取具不致沿途甘結呈報有功者特薦起用違犯者永不敘用其遵化撫院量於簡僻州縣量加協濟銀兩以助衝途供應之用如遇夷人到彼該驛遞即時應付發行以杜藉口擾害貢夷回日遞撥四夷館帶銜

廉謹遁事押至山海關交割亦酌定賞罰又稱各夷
因往返宣諭以致朝貢愆期乞要俯從今次姑准驗
放各一節爲照海西建州二夷每歲朝貢一次每貢
以千五百人計每次賞賚供應之費以鉅萬計蓋於
厚往薄來之中默寓招携柔遠之道此國初相沿舊
例原不可廢惟是邇來各夷慣一進貢往來熟識中
國情弊而又有積猾伴送與彼交通多方撥置巧立
乾鞭墊車靴襪各項名色分外需索驛遞數苦迫勒
居民問被荼毒其爲中國之患甚矣先該臣部具題

議照朶顏三衛事例或十人止令一人進京或令各夷在邊聽給正賞供應等項似屬兩便已經題奉欽依移文遼鎮酌議去後今該鎮督撫咨稱各夷藉口舊規堅執不聽誠恐夷情一有變動遼鎮又生勍敵議欲仍准照舊入京無非慮啓釁端以貽後患耳但權以羈縻之義雖應曲示包荒如律以微漸之防亦當嚴爲禁制則夫掄選伴送員役以定約束分別功罪以議賞罰正今日所當亟講者及查往例驗放貢夷原有欽限茲因往返宣諭候議愆期情似可原均

應如議旣經咨報前來通應依擬題請合候命下移
文薊遼督撫衙門轉行道將等官宣諭各夷今後朝
貢入京須嚴禁部夷不許橫肆擾害違者以夷法重
處或行革賞仍要選擇殷實官舍伴送不許撥置生
事若能遵守禁約沿途鈐束別無前弊即日從優奬
賞違者盡法究遣毋年每次於全遼選擇才幹空閑
將官四五員撥給大營守法軍伴數名一年輪流押
送二次至京取具該管不致生事甘結呈報查考三
年之内有功者特薦起用違者永不叙用其入關沿

途驛遞應行薊鎮巡撫酌量於簡僻州縣協濟銀兩
以備往來供應之費如遇夷人到彼查照紅单即時
應付發行毋令稽遲致生事端仍移咨禮部俟貢夷
回日選撥四夷館帶銜廉謹通事押至山海關交割
亦照伴送員役賞罰仍諭貢夷以後務要遵照舊規
驗放如有故違限期即行奏請停革永不許復

海建二酋踰期違貢疏

楊道賓 禮部左侍郎 萬曆三十六年二月

爲照國家方制萬里臣妾四夷而東北夷三種女直乃肅愼舊疆亡金遺孽自永樂初年野人女直來朝其後海西建州女直悉境歸附乃設奴兒干都司統衛所二百有四地面城站五十有八而官其酋長自都督以至鎭撫許其貢市自開原以達京師除野人去中國遠甚朝貢不常外其海西建州歲一遣人朝貢海西一千建州五百歲以十月驗放入關如次年

正月終到者邊臣奏請定奪今自三十四年六月建州海西先後到京進貢去訖至三十五年並無驗放人關者候至今春尚無消息近見遼東總兵寧遠伯李成梁巡撫右都御史趙楫會題本内朋有奴酋不肯進貢擒了罷等語事關職掌合行題明等因到部

臣惟我 皇上合德天地兼覆華夷凡茲肘行鼻飲之裔咸遵世王歲享之常何物奴酋乃敢自外今據遼東鎮撫諸臣會題前事則情屬叵測謀懷不軌兵機屬在司馬非臣所與而朝貢屬在禮曹有不容聽

其不來而置之不問者臣伏讀 太祖高皇帝祖訓
首章有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恐後世
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師致傷人命
切計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
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聖謨洋洋明見萬里所謂胡
戎北則韃靼兀刺東則兀良哈西則哈密也自兀良
哈內附于洪武收為三衛屬夷哈密納款于永樂藉
為西域貢道而兀刺即俺荅一部亦即歸誠于 皇
上稱順義矣唯是迤北韃靼東隣女直雄據塞外自

永樂九年女直內附我　文皇帝即設奴兒干都司以羈縻之事同三衛均資扞蔽者蓋以金元世讎欲其蠻夷自攻也然必分女直為三又析衛所地站為二百六十二各有雄長不使歸一者蓋以犬羊異類欲其犬牙相制也　祖宗立法良有深意今建州夷酋奴兒哈赤既并毛憐等衛而取其印勑又舉海西南關一帶衛所酋目若卜占吉若猛骨孛羅等而有之雖婚姻亦所不恤惟北關一帶若那林孛羅與弟金台等竭力死守以苟延旦夕又聞其餙名妹捐重

雅以交懽北虜夫國家本藉女直以制北虜而今已
與北虜交通本設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
并且開原止許市馬並無市參之令而強市枯參倍
勒高價將官償之則難堪爭之則啓釁吞聲股血恐
厚養亂非一朝夕之故矣更聞奴兒哈赤與弟速兒
哈赤皆多智習兵信賞必罰兼并族類妄自尊大即
有叩關入貢皆非眞正海建之酋所索參價車銀盡
入建酋兄弟之橐猶且厭薄賞賜明欲搶奪若復苟
且結局隱忍偷安不將益輕中國勾連北虜耶此其

志不小而憂方大耳　臣閱金遼二史遼人嘗言女直兵若滿萬則不可敵當其始事甲士七千鴨河之役僅三千七百至者纔三之一而遼師遇之遂不復振今奴酋精兵業已三萬有奇況其老弱更多有之而

臣按隆慶間遼鎮圖籍馬步官軍實在八萬粒米豆草而外主客歲餉二十萬金今稱堪戰精兵不滿八千思之可爲寒心毋論衆寡不敵而士氣固已索然矣說者曰司農見今告匱正餉且缺四月增兵加餉談何容易王者不治夷狄來不拒去不追而可矣此

漢儒何休之言似之而非也夫使其一去而不來也
吾何必於追之有如不以好來而以惡來乎則安得
不追而又安得不拒乎故宋臣蘇轍著論非之曰王
者豈有不治夷狄者乎吾欲來之則來之雖有欲去
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去之則去之雖有欲來者亦
不可得而來也而休欲其自來而自去耶此於制禦
蠻夷之道可謂深切著明矣今據奴酋言動已是自
來自去景象安得日挨一日托言治以不治　臣愚以
爲　陛下仁同天覆量並海涵即未據興問罪之師

亦宜申以文告之詞詰責所以違貢者何故若其悔罪歸誠特許自新若其桀驁負固亦宜暴其罪狀革其爵賞仍勑戶兵二部從長計議整頓兵餉以耀威武以防侵暴則制人而非制於人中國之體統尊而外夷之觀聽肅矣至於稅使可撤曰撤毋令彼伺釁而我爲驅除內帑可發則發毋令我餘財而士呼始發此尤　陛下自爲宗社疆圉至計也

直陳遼左受病之原疏

宋一韓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

今舉朝萬目遼事者類以建夷爲隱憂是固然矣然不悉其所以受病之原雖欲自強自固其道無由也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自古未有窩黨盤據而外侮不至者亦未有內患未消而殊鄰畏威者故遼左有三患而建夷不與焉稅監高淮本市井亡賴有妻有子少時包攬崇文門稅課深知稅之有利故賄買奸弁代奏抽榷遼左又鼓美

神術涸稱鎮守二字藉此恐喝將領刻削軍士年來借稅殺人黷貨無厭陰蓄夷丁數百人戰馬數百匹糜費無筭諸臣明知而不敢問死可駭也且名馬參貂産自建州淮不但騷擾驛遞淩轢軍卒每借口交易輸情外夷起窺伺之謀招侵侮之漸而淮因欲以消其平日之技癢淮之罪罄竹不足書矣豈止前屯激變一事已耶淮自言不早撤人終藉口不知宋人靖康之禍借口童貫近世庚戌之變借口仇鸞中人生事邊庭萬年唾罵古今一轍何獨淮也淮既知此

何不叠求罷免必待衆怒難犯始將家私寶貨搬回私第龍竊爲圖歸計晚矣龍竊本名打狗也淮改今名此其意可勝誅哉近據人言咸謂高淮之横實藉總兵李成梁之勢故每見成梁輙呼太爺稽首俯伏而成梁於淮亦以兒子輩畜之彼此以權力互援微高淮之力焉林必不得去成梁必不得再來登壇微成梁之力高淮必不得梱載於遼遼人必剸刃淮之腹中兩人深相結連人逾不可支矣諺云遼人無腦皆淮剜之遼人無髓皆淮吸之實成梁代剜之代吸

之矣試觀淮參巡撫參巡按參前總兵而獨不參成梁意可知已巡撫趙楫雖不與高淮比不能不與成梁相和每見成梁等所爲亦嘗心知而竊嘆之然李氏氣燄薰灼已成難更之勢無但從諛稅使漁獵軍食爲然即撫臣咨用將領守操以下何嘗不關白總鎭倘非其意所欲用逐之若奴隸耳甚至撫院之去來或憑其愛憎撫臣即欲不聽其所爲不可得也尚安能自出一局面擒王拓土如張學顏郝杰諸臣所爲哉此遼左大壞極弊即有識者徒仰屋竊嘆無可

奈何蓋其受病深矣乃近日撫鎮合揭欲乘朝鮮之亂取而郡縣之舉動益屬譸張朝鮮背違明旨廢長立少罪誠有之然不至如蓋蘇文之弑君也不過遣一介行李之使諭以文告足矣何至以大國行掩襲之計傳唐文皇難成之功與李世勣得民之役且無論內有積弱之形外有方張之寇顧昔何以煩四海之力而振其急今何以逞一朝之忿而利其有是役也廢先王耀德之訓失天朝字小之仁傷中國待夷之體撤畿輔藩籬之衛成建酋漁人之功長邊庭尾

大之危重內地虛耗之災違春秋恤死之義臣愚斷
斷以爲不可該撫鎮且欲爲據鞍之勇引疾之諱乎
朝廷無此舉動而中外輒諠傳爲此非二臣貽於智
而跡於計哉臣初猶過望二臣以經理建酋而今乃
知其無能爲也豈惟無能爲且慮其啓外夷之交促
肘腋之禍必自此始矣伏願 皇上速罷高淮盡錮
遼稅趙楫足疾宜准回籍調理或俟痊日起用李成
梁耄矣卽不顯斥亦宜撤回歸老京師毋再延緩使
遼事一旦決裂不可救藥其巡撫總兵宜擇才望忠

勇强有力者刻期往代及早責成則遼事尚可爲而
安畿輔以安宗社計莫先於此者區區建夷不足圖
也

遼左事勢非常變亂將起疏

李化龍 京營戎政尚書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

先是稅使高淮差人肆行索詐激變寧前衛軍民欲出邊投虜臣巳具疏上聞其言頗爲痛切日久未見施行自知未當聖意豈宜再言第連日所見事勢緊急患在眉睫又有不容不言不忍不言者 臣接薊遼總督蹇達揭帖言淮又差指揮戴邦瑞出關揚言恫喝遼人被高嶺站人毆打又差舍人吳守政於松山所索要馬匹香袋包頭錢又用銀四兩壓買豆四十

石以致鬨動鬧所官民守政動刀將位思中刺傷旋
亦自刺人情洶洶無問遠近等因又接薊鎮總兵杜
松塘報言東虜稍大成根根大成等挑選精兵達子
二萬餘騎各馱盔甲於五月二十前後要在寧遼東
西地方講賞不依就要作歹等情臣一聞之不勝驚
愕蓋稍大成乃寧前邊外虜也盛夏非大舉之時胡
爲以二萬騎近邊得非因寧前衛軍民之變故來挾
賞且欲觀變肆志乎又傳聞寧前人以高淮誣賴將
官李維喬及地方軍民人等恐有遠問之事鬧衛之

人欲扶携老幼於邊上任劄有信即走此雖未知果否恐疑畏日久自當有變果爾則寧前衛將爲空城虜至即據之矣虜據寧前則全遼咽喉已斷撫鎮迫隔在外即奏報亦不得通全遼尚爲國家有乎否也夫　皇上差淮不過爲榷稅助工耳淮以堂堂天子之使臣何至賣馬買豆散香袋散包頭猥瑣鄙褻出乖美醜損重辱國因之激變邊民招引虜騎此時尚不撤回必待大變起全遼失而後戮之以謝天下不亦晚乎且臣因是有感焉　祖宗設立言官內有六

科給事中外有巡按各差御史原以宣主德通下情
發奸謀杜禍機慮至遠也今遼左無按臣一年矣以
故種種事變種種民情壅不上達遠不及知向使尚
有巡按在地方則准黨亦有所憚而不肆遼人亦有
所恃而不恐然則此時尚不置言官差按臣更何待
乎夫自古無無言官之世列聖無無言官之朝豈可
當聖明之時有此廢墜偏缺之事頃見　聖旨以諸
臣議論紛紜言公言私故疑而不發然議論不一亦
常事耳部院斟擬已定　皇上即可發行豈可以一

時之疑廢百代之典譬如推一尚書可疑即將兩京十二尚書皆不推用推一侍郎可疑即將兩京二十侍郎皆不用則九重孤立百職盡廢成何景象是何世界即以向來言官紛紛陳議或亦有稍忤聖心者然此時委頓已久砥礪益深諸臣必更相戒約更相勸勉務爲老成慎重以稱上意自今以後必且獲獻納之益無激聒之擾　皇上更復何嫌何疑而不一決斷也夫洽軍言事官各有司出位沽名嫌亦當避臣非言官何必屢瀆臣受聖恩最深見時事最急深

恩自難淺報急事未宜緩言昔人有云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今小臣已不備官若大臣不言　皇上更復何賴臣憂心如醉發言若狂伏望　皇上鑒其朴忠賜之施行急撤高淮即補科道使遼東早得按臣彈壓則遺民尚免渙散大虜未至徑逞轉危爲安機實在此行之稍遲恐噬臍無及天下事且不知所終矣臣已不敢再言惟望　皇上少賜省覽畧加之意而已臣無任籲天懇祈之至

東夷漸熾可虞兵餉宜增不易疏

葉世英 兵部職方司主事 萬曆三十六年

竊 臣 生係浙里自幼隨父遊學厠籍遼東叨中乙未進士荷蒙 聖恩得歷今官則遼實水源木本也凡地利之險隘虜勢之情形兵餉之機宜三四十年耳目頗悉即時藉承平猶當抒悃效忠以圖報塞而況虜情孔棘禍在剝膚國家所係梓里關情敢不竭款款微忠以備萬一頃閱遼東撫鎮飛報大抵極言東夷奴酋逆謀漸著勢在燃眉其所爲蒿目失心者增

兵增餉而於餉猶亟亟也夫奴酋係金人苗裔總爲女直我　祖宗設建州海西各衛又設爲南北兩關而建州實奴酋所駐收也分其枝誠欲離其勢互令爭長雄殺以貽中國之安而今且滅南關連北關殺服諸衛遠交西虜練兵繕器設險擺塘乃以講挾驛車爲名不入貢者兩年於茲矣彼其包藏禍心豈一日哉仰藉　祖宗威靈乘其未發選差夷館腩畧通事與盟貢車賞數責令入貢以示羈縻且覘動靜歲月成可少延然譬之膏肓已入癰結已成不至潰敗

決裂不已也誠如撫鎮所言當增兵增餉以裕全謀明甚顧兵何容易餉尤何容易也除當增方畧本部堂官及該司當事者條覆指授無容多贅外然維所謂增者不過曰募外兵加土著亦不過曰如按臣所議增之土韃官餘云耳顧兩兵可募也說者爲遼寒裂膚內兵苦于脆弱遼尚野戰內兵怯于馳擊地與人不宜人與技不宜未可爲增也 臣謂宮嬪立斬女子成行一夫教射曰夫決拾昔 臣待罪盧龍時蒙督撫委招西兵不兩月而南北應募者遝萬旋發朝鮮

共成凱勝今獨不可召募北兵五千訓習步戰以雜
遼營南兵三千精練火器以資攻守以此議增誰曰
不可土著可招也說者為征歲抽增家丁窮于搜括
東西喪敗生聚無幾荒疫頻仍逃亡又半增之將紛
紛起擾離散益生未可為增也臣謂韓魏公撫河中
發粟賑饑流移止徙張延賞守淮南營室輕徭逋歸
增舊乃今衛弁之貪殘苛于乳虎稅歛之朘削猛若
飛蝗無惑乎民之逋亡也征羊金租以邪術愚民徙
耕塞外者業已成聚一招撫而復業者萬餘人情可

知矣乃今獨不可思而撫之俾既逋者復思故土寬而惠之使未去者以繫離心此以議增誰曰不可官餘可增也說者謂百年恩養驕惰已成影射既深稽查不易一旦令其補軍充伍誰肯甘心是激之使離畔耳未可爲增也臣謂同舟遇風胡越共濟比屋失火閭里同拯官餘即利安乎而桑梓切心雖不甘於補軍虜來勢必相爲援助合行清查影射外餘挨保甲之法册記丁口若干編其隊伍內有智勇兼資者遴爲頭目冠帶榮之爲諸丁倡無事仍令投閑歸業

有事則給鞍馬行粮若土兵宜調然彼其爲地方休戚寧忍坐視此不可以議增乎猶未也鎮江寬奠之間逼近奴酋必先聲奪氣而後能伐其狡謀奈何狃常寂無所備今查登萊旅順設海防兵將若時因海不波揚議撤乃旅順留兵尚有五百前餉俱見在也合令并前所招壮兵湊合三千設廉勇素聞副將一員及所屬遊擊千把等官建營于適中處所名爲海防實以禦虜而夾江等地又可屯田如此奴酋將謂我巳預備而潛奪其魄萬一實犯此中山勢最險可

以設伏可以出奇以主待賓此又非增兵所最亟者哉總之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遼鎮無飽騰之術誰爲效命爭先處餉無斟酌之權安能神輸鬼運大抵天下熙熙穰穰皆爲此利是增餉猶增兵之所急也顧往年東事及征播征西所耗金錢凡數百萬內外空竭將資之帑藏乎各邊年例多缺尚虞脫巾安能獨增乎遼鎮將益之閭閻乎礦稅催科方嗟吮血安能復加此重征張空拳以縛猛獸必無幸也鑠虛釜以計朝飡勢勿能也除遼東額兵

仍候京發年例錢粮月給外其内外招增者須懸厚
餉總約該萬人一年計餉行粮約二十餘萬今惟有
因地而生之就事而開之以遼左之民生遼左之利
以遼左之利濟遼左之兵餉不加而自裕兵得餉而
益騰乃爲便宜至策也故臣不問兵之增否而惟問
餉之有無請專言餉一曰復邊輸以實塞上往年邊
倉行開納事例四方輸踏爭赴虜情出没弗顧也塞
外苦寒弗顧也豈非以其利倍乎自後衣冠冒濫乾
没成風遂行議罷臣謂此例一行貨物旣濟乎遼民

所輸又濟乎國計利孰甚焉然非令民子毋倍獲誰肯閒關以行合後援例者暫行遞減法每百兩減其十兩願納者聽其逕狀赴戶部官給文引輸納遼邊免其關稅并令不得煩擾其彼於所販貨物有息也遞減有利也即今以折色上納誰不歡然從之事乎即止後不為例此增餉之一端也一曰通錢法以佐軍儲北京八府錢法通行上不以此强民民亦安於行使蓋用於民亦兼用於官通之實自上始惟遼地不然近即遵行聞至河東輙視為尾鑠豈內外人情

異哉緣獨用于民而不用于官故人輕視乎錢也臣愚自今伊始合請旨行兩院委令府佐官至關西買紅銅若干開局鑄錢使不得混關西錢式約銀五十萬而止錢成交納司餉部官於年例銀內二八兼散恐壅塞不行均徭紙贖銀即照二八兼收其市井行戶貿易有不願錢者罪以阻撓錢法之例重加號令遼地頗有淳風彼見錢之可行於官有不奉行於民者否也此其增餉之一端也一曰查新官以勸協濟全遼二十五衛　祖制官有定員員有定祿至後遼

鎭斬級甚多各衛官餘俱增新級自萬曆三年起迄今授官加級者不下數千餘俸粮可知也比大工之興舉朝尚捐俸以助若輩一素丁也得世官享世祿所受國恩何厚當此奴酋作亂兵餉加增之日寧忍秦越爲視而不濟餉如報稱之謂何合查各衛新官若干俸粮若干除甚窮者恤減外每一級每年令其助餉二兩或即於月俸內存除每年計餉可得萬餘金事平例止彼其爲子若孫開世業有不甘心者乎此其增餉之一端也一曰贖皁戍以便民情例有減

等克成遼東者重關既隔與虜為隣若赴鬼域然而遼民有罪問發西邊者如宣大等處雖無關隘之隔又鮮戰鬪之危然有父母妻子在有墳墓產業在亦非所甘心也且西軍之出關多不堪用而徒糜月給之錢粮遼軍之入既苦於情而且虛地方之士卒合後四方有免死減軍者除永遠外或終身文書到部俱定遼界赤窮願出關者聽有力願改者酌定納銀若干近北者改北近南者改南以隨其便既不屈於法又得濟於邊近如遼東印屯等官以追粮草拖數

被叅降級擬調宣大等衞者計七八十人隨從者無計此遼邉之所益虛也何不除錢粮悉追倍補外一切許其贖改仍令吏調本方以示國法則所增之餉將計不貲并諭戶部另寄庫內俟年終專發遼東給散增兵數內事平止例此又增餉之一端也一曰復標塩以鼓樂輸往年遼東除額塩十二萬餘外新設標塩四萬引以餉標兵往閘兩淮額塩掣賣內必搭有標塩文到准附見行塩单故其利速而人爭上納緣是淮商楊𠒇登願以折色輸京且願倍增價值三

年俱令淮商輸銀而遼商不與以致土商范登等謂
標鹽爲遼東而設何乃獨利外商訐告奪爭迄今未
息該部遂將標兵月餉酌處於有積銀內而標鹽遂
停止嗟嗟苟有利於餉又何分內外哉合念遼事艱
難太倉匱乏照前開行令遼淮兩商照增數均納恐
其虛冐仍令以折色輸京加於增兵數內但令兩淮
文到即行超掣以鼓其心則人獨何心而不願輸納
此又增餉之一端也以上酌議五款頗宜時勢計可
通行臣愚不過得其梗槩至彼中大破常調以開財

源以節財流者撫鎮及該道諸臣自有妙謨非　臣所
得盡知也雖然餉資乎兵兵騰於馬兵增矣餉增矣
乃今遼馬日疲月損已至於耗即兵加賁育安能資
所乘以鼓壯氣哉今欲酌議兵餉乃馬匹其吃緊者
驛遞不可不設也盖畿輔地方每站有驛每驛設有
驛傳錢粮驛官供應其事往來冠盖差役俱奉部檄
或執憲牌閒有一二枉擾邊關者各院嚴禁如律以
故害不及操馬惟遼則不然驛官皆屬之衛弁不知
本官爲武職且爲里中人各衙門使客多欺藐之驛

馬疲而不用遂假軍情恣索營馬正軍士所騎以征
調者也將官門下所占之馬不令均差惟令二三軍
馬應役日擾月滋營馬於是乎疲矣馬既疲矣責其
追奔逐北以取必勝卽增餉無益也合後全遼驛站
二十餘處照腹裏各設驛地咨行吏部議設驛官爵
加驛傳而其月支廩給應付内卽可通行錢法責令
非奉部文憲檄者不得騎非各道掛號者不得騎如
是則不擾營伍自後馬壯而兵強此又增兵增餉之
要畧也伏乞勅下本部該科衙門幷咨行彼處撫鎮

該道酌議如果臣言不謬乞即施行宗社幸甚邊疆幸甚

撫鎮棄地啗虜請查勘以正欺君負國之罪疏

宋一韓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

臣惟朝廷封疆守土爲重所貴撫鎮者上之出奇毳幕樹開地之鴻伐次之申畫郊圻修保塞之常業如是而已矣遼左當倭虜交訌之後礦稅繁興之日譬之尩羸之夫奄奄垂盡彈丸黑子皆爲有益三尸半旅未必無補而況化甌脫爲膏腴任游閑以耒耜家自爲餉人自爲兵豈非古人徙民實新秦屯田困先零之遺意哉奈何有棄地啗虜如遼東僚代巡撫趙

楫總兵李成梁之爲者頃因二臣解任人言始籍籍
起臣既有所聞安敢不達之　君父之前查得遼東
東界瑷陽清河鎮順一帶與奴兒哈赤爲隣其孶小
沃野俱爲奴酋所據在昔狂逞不時侵犯內地萬曆
二年巡撫張學顏會同李成梁斬驅夷虜開招寬奠
等六城堡廣袤八百餘里三十年來建夷不敢西牧
而東偏牧寧以此新疆爲之限也二十三四等年軍
民史仲義等各願出力墾種以當虜冲官司亦聽之
二十五六等年劉可久杜雲登等告種云頭遮裏沙

松泒剪子河唰泊等處王得功陳仲庫等處東西三百餘里俱經前撫院批委分守道及叅將守備等官踏看分給蓋二千二百餘家歲納粮約三千石寬奠鎮江淸河等倉各有倉串及管粮廳卷宗可覆視也年來種任益多生齒漸繁大數大約以十萬計而籬落相次雞犬相聞柵寨器械扞禦之具盖亦胥備隱然一大保障云然而參貂之所市易將官既不得牟厚利而戎心亦頗忌之爭擾漸起撫鎮慮其遂開邊釁也銳然以招撫爲事專委廢將韓宗功而宗功實

成梁子壻納建酋重賄凡種地之家槩作逃民戶給免帖逼還故土吳大受等一言輙論徒而幾死於是室房積聚焚畧一空膏腴復爲甌脫而失業之民往往有逃虜中者矣該道及管粮廳卷宗可覆視也三十三年督撫會題招撫逃民六萬四千餘口三十四年奉旨論功賚有差而楫輿成梁則加官廕子矣夫以孤懸之鎮生聚瘳落一旦得此數萬逋逃之衆以充戶籍則人盡兵以供賦役則人盡餉以消萌杜衅則四千島民不爲多十萬板升不爲强勳業豈不誠

爛焉膾炙人口哉卽功懋懋賞何足異也柰何我之招撫甫定虜之踐蹂隨至我之裁抑稍加虜之朝貢頓阻蟒幣增矣冡宰舊賞五百金何名馬市挾矣家賠參價萬餘兩何說我力益殫虜氣益驕而二臣寂無一言是我陽爲招撫陰爲驅逐以三百里新疆拱手遺虜猶未饜封豕長蛇之欲也且不獨此耳瑷陽河順未經起科田土我之舊疆也虜旣不貢仍毋家攤派粮銀徵解定遼前庫按時充賞以爲常夫建夷野居肉食得地不能耕種又爲徵租支給則是虜爲

地王我爲佃戶臨邊一帶舊疆又陰予之而其事尤出割地下矣從來割地媚虜者何代蔑有未有如趙楫李成梁之巧者也吳乞買之餌宋也初猶歸地爲好逮其勢難嚮邇割三鎮割兩河者無虛歲自此靴尖踏破中原藝祖金甌無缺之天下瓜分幅裂而大命隨之此豈非前鑒也哉近因奴酋猖獗始議請增兵餉意未嘗不是及見朝議紛紜復云建酋原不足深慮乃踣議增價割地以幾幸不來亦何愚甚也楫誤成梁耶成梁誤楫耶抑二臣倒行逆施于日暮之

年交相悞耶獨怪前人拓地後人棄焉前人不過金
帛趙楫乃叨歷龎可異也李成梁與前人共得之復
與後人共失之其得之也以封拜其失之也以世官
尤可異也彼其權力足以驅使文武將吏而能箝其
口機謀足以熒惑都人士之聽而能幻其跡即督撫
按同事之臣聞有不及察者無論好名畏禍者付之
罔聞即亡賴如高淮挾得銀五萬兩敝舌雖存而終
不敢爲攘羊證他可知也淮雖不證二臣而二臣之
膽已落茲見事體漸露復借他事以伏辯端將誰欺

欺天乎臣所以感慨發憤直謂遼左三患亦不自知其言之甚矣二臣情罪合行勘明議處伏乞勅下部院將臣所論趙楫李成梁棄地事情選差有風力御史一員前去查勘要見寬奠等處原種新地是否軍民告明毎歲納粮若干有無倉串籍簿原議攤地徵銀充賞者是否舊日疆界夷酋阻貢三年有無照常給賞即未給賞年來積銀若干見貯何處目前地界有無分明雲頭鵶鶻等處曾否設有關隘防守其四至俱照前撫臣張學顏展拓數目踏看明白果爲奴

侵占據若干作何設處令其退還仍刻石界上永杜侵爭一一勘確回奏聽該衙門覆議上請如法論罪

陛下應追奪者追奪道將等官應追論者追論庶欺君負國者無軼顯罰而臣猶及檢覺于議論之漸

騰則尤封疆之幸也臣又安知此身之將隱而有所顧慮于其門哉

酌議海建貢夷往來次序以便防馭疏

劉四科 順天巡撫都御史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

近閱邸報廣西道御史畢懋康一本爲貢夷人數過多內地防範宜密懇乞聖明先事預防以弭衅端以尊國體事大畧以海建二夷補貢者共一千五百名一時並至宜爲畫區免生他患議將諸夷暫置重鎮分爲三番更番以入庶勢分則戎心難騁更番則黠志自消等因爲照海建二酋不修歲事者久矣頃於今年九月初二日據山海路禀報遼東起送建州等

衛貢夷二百名進關自是相繼報入雖有起數而後
起跟同前起及至進關則人數擁集漸西漸多驛遞
之應付不前往往禀報諸夷需索之苦夫苦索驛遞
已屬内地之害况中間尤有大可慮者臣等正欲議
處而臺臣建白及此誠肘腋根本之極慮而馭夷安
疆之長策也除部覆酌行該臣會同薊遼總督王象
乾議照海建酋夷名數載之會典今因難以別議第
一千五百名之衆同時起送踵接入關雖以每百名
分起而來然前來未發後者併至蜂屯蟻聚交錯道

途狠子野心狡悍叵測不惟所過防戢爲難且經行驛遞供應廩粮車馬等項所費不貲措處何及矧前此不貢必有異心此日雖來夷性難保安知不恃人衆而別生衅乎臣先於萬曆二十年間因諸夷所在橫索殘虐地方亦甞議以海建貢夷一如西虜俺答故事論令俱在關外表文方物其應給賞物幷沿途驛遞例該應付車馬廩粮布疋折價諸項悉照數運至山海關給發如或以往例難更但每起止令眞夷頭目十名進京而各夷賞物及驛遞供應之類俱如

前議運給回巢在夷不失舊有之利在畿民亦免荼毒之苦已往咨請兵部移咨遼鎮宜諭酌議去後旋以諸酋堅執舊制爲辭未肯聽從嗣是仍照舊數入京然而人多勢衆所過騷然又於三十四年二月伏移文遼鎮凡遇起送必每起相隔數日使之以次入關既便於應付尤便於防範自此陸續而來雖中途行走間有前後追及亦不至有千五百人之多今祗以一時補貢遂致駢集同行聲勢視昔愈猛矣臣據初報亦欲暫留關外次第放入然關外未肯安帖日

費何所取給乎既進關而欲留置鎮城更番以入其勢愈難今驛遞應付之費據報海建不等在海西夷人每車開發銀八兩五錢每馬一匹折銀四錢五分建州夷人每車開發銀有至十五兩者每馬折乾一兩有餘及廩糧鞭把布疋之費不饜不行故每驛任至七八日不等地方官欲速之而不可得欲裁之而恐起肘腋之患誠有如臺臣之所慮者 臣等爲地方計業行鎮道差聽用將官量帶兵馬彈壓 臣又差官密察其情形於今建夷盡數入京而海西報到者亦

七百餘名荷幸地方無虞矣惟是貢完宴賞已畢倘聽其同時出京則沿途之擾害較前愈甚若因其人衆阻留則示我之弱夷性愈驕似宜以體念夷人之情爲夷人求便安之計預爲宣示使曉然樂從盖驛遞之車馬有限必不能同日應付不能應付則中途等候不便一也驛遞之房屋有限必不能安插千五百之多無處安插不免露宿野處不便二也今當酌以先到者三百或五百名爲一起使之先行俟去洨旬乃以續到者亦照前依次分起出京庶乎勢分則

防戢猶為便易數少則驛騷猶可支持此在該部必有定畫為制變應患之策無俟臣等之喋喋也至於該鎮以後起送則酌定限期分其次序如會典所載海建貢夷一千五百人歲以十月初驗放入關十二月終止約以三月為期大率一月之中起送五百名分為三起進關至十一月中亦如之十二月中亦如之則每月五百名以次而行既不失令甲之貢期尤便于內外之綏柔是在遼鎮一起送調停之間耳若出京之時亦照前議次第隔別陸續東行則夷情安

妥事體經久而近地之隱憂或亦可以消弭矣伏乞

勑下禮兵二部一併覆請咨行遼鎮從長酌議施行

萬曆疏鈔卷四十二

滇蜀類

兵部　隣司黨逆流禍黔蜀疏報異同疏
宋一韓　滇事計慮宜周乞審處以靖遐方疏
宋一韓　逆賊進逼會城撫臣束手無策疏
胡忻　黔夷飾情潛釁滇撫玩寇殃民疏
宋一韓　滇事方殷粵寇踵至亟行剪除疏
王元翰　滇患孔殷乞毋念以杜禍本疏

滇蜀類

滇事未見平定及時應議戰守疏

張應登兵科左給事中萬曆十九年四月

臣等竊惟滇南一隅百夷雜處先年麓川之役遣尚書王驥督四鎮之兵三至其地經畧一十五年而立三宣撫司尋甸之役遣尚書伍文定侍郎梁材亦督四鎮兵以往而後得凱旋也邇來緬酋招致黨與負固逆天隴川之役討擒岳罕而迤西之役亦成一創

今擁大衆直犯三宣幾入門庭我張先聲設疑兵而彼復遁去即有擒獲尚非犂庭掃穴之功況兵至彼去兵散彼來自其故智夏退秋深烟消瘴解定爾復入審時度勢不可牽制臨江之師涵養逆賊之勢而尤不可不預為戰守之圖也除開屯田練土著二項已奉 旨催查外 臣等考之故事摘以時宜條為八事曰申勑諭以撫諸酋曰改將銜以便彈壓曰陞撫夷以重事權曰專開屯以贖罪將曰招商旅以實藩籬曰廣事例以補軍餉曰酌訓練以安客兵曰嚴考

察以肅官守蓋騰永去天萬三千里而遠土夷企望
德意而有司不能宣布者未必無之故安銓陷尋甸
大學士楊一淸言諸夷易動難馴故因其酋長有功
者設立爲土官各令統其所部夷人子孫世襲數十
年來土官病故子孫應承襲者官司不肯保結上官
往復駁勘有二三十年不得承襲者止令土舍管事
下人不畏強陵衆暴無所不爲且雲南各處土官夷
兵人馬衆多麗江景東之外如沅江鄧川北勝姚安
鶴慶寧州羅次亦佐蒙化姚川之類俱有官兵若肯

聽調用命殄滅不難但中間多係不得承襲之人亦有緣事見在提問之數者懷怨畏罪難保必無今日急務宜先收土官之心差在京官强幹有精力諳曉夷情者請勑一道并齎執聖旨榜文令其星馳前去到彼令鎮巡官差能言知事者分投傳諭各該土官人等宣示朝廷恩威爾等土人皆世受國恩享有上地人民宜殫忠攄誠各出兵馬協心討賊一體先行厚賞有應承襲而不得起送者有功聽提督官具奏就彼襲職免令赴京有罪未結者除謀逆外悉從

敕宥擒拏首惡賞賚加級特異剿殺功次如議定賞

格施行　該雲南巡撫吳定等議得暹羅國在緬地

之後牛噠喇在緬地之旁皆與緬世讎先年俱見侵

掠討者謂得暹羅攻其後牛噠喇擾其左我為之搗

其中使彼狼狽不暇顧應未必即滅其種亦可使之

喪氣落魄牛噠喇可徑為之其暹羅國須乞朝廷命

使宣諭令其先聲討賊冬初進兵與牛噠喇兩路並

進由前觀之諭屬夷以助兵天朝鼓舞之典由後觀

之諭遠夷以夾剿兵家牽制之方似皆今日之不可

少者況木邦猛廣猛密蠻莫猛拱孟養迤西新被殘破皆以不附緬之故各酋長尚養創痛恨而思化思豪狂心叵測者今已竭力死戰思遠雖曰狂逞而迤西豈可無主思氏有無後人罕烘思禮等應否還其巢穴收復部落領兵土官亦宜獎勸今緬所幸而來者阿瓦洞吾猛別雍會矣 臣等同官楊文舉習滇事者其前疏有曰莽端體起洞吾兵吞海上易置其酋長虐用其部落得楞諸雝素有必報之忿阿瓦親弟久懷不剁之心應裡新立豈不知諸人之欲乘其後

耶景永景邁之夷猛別猛漣之衆皆其新附之敵國未必無攜二心如此是附緬諸酋亦可榜諭解散各守其土也除差諭暹羅聽兵部覆行外臣等謂宜賜勑一道　聖旨榜文一張敘述緬罪當討安撫屬夷助兵及在陣領兵土官與夫三宣被殘諸夷奬其顧忠及時收復部落俟入秋代爲報讐仍行恊力剿殺思箇賀貞正直復迤西附緬各酋有罪者不赦矣其餘係天朝遠方黎庶各宜自守疆土毋得仍前助逆刊刻榜文遍掛迤西各地使彼聞知不敢擅專竊計思

箇亦不敢城多波而食之也其賷捧勑榜不必差官
即令科場典試應遣廷臣二員禮部會同兵部慎選
老成風力曉暢兵機者以往啓闈之後閱讀曉諭或
留正使前往騰姚二關體察經理事畢復命亦如令
次閱視之例重其事而省其費是或可行也夫勑諭
以撫循而循所畏者在將官之彈壓騰永一面孤懸
關係喫緊而以一叅將兩守備分守其地也虎門訓
武震疊謂何無乃示之輕乎查得各省有正總兵又
有副總兵協守其路况沐總兵居省會去騰姚約二

千里卽有兵機安得飛越往返臣等謂騰衝叅將宜改副總兵職銜仍聽撫按鎭守節制統領守備控制三宣其公署軍馬叅將故物毫不加添特新有總兵之稱可資彈壓亦得乘便裁奪機宜夫邊事以習服而深知遷轉以就近而易任彼中叅將劉招桂謝崇爵皆有威名各能肩鉅就中查其履歷薦剡居最者陞授前職換給勑書關防符驗旗牌統兵協守騰衝一帶姚關順蒙守備如故而或兵一千或兵五百應否足用當聽彼中事寧定議非臣等所能懸斷也將

官固當崇其職矣撫夷同知每歲出巡關外遍歷三宣凡有上司委勘惟本官是倚則傳上號令親撫諸夷跋涉間關語言斧鉞亦仕途苦難之事不宜拘九年考滿陞授之例或初考或再考即得進級如運同管同知事官制既尊體貌亦異夷人瞻睹庶幾生一畏憚心故天下知府無勑而永昌獨有之亦爲諸夷而設也即今漆文昌者不知官評謂何果部冊多稱職之考即宜轉銜倘其不然不妨速易他如知府趙景桂兵變定兵緬變卻緬薦敘多章賢勞六禩亦宜

陞轉以風多官員缺就本省慎選材望並茂者調用或優見任簡新來無非所以為地方也撫夷文職不可以尋常視矣然有武將與夷情相關而使過中不可不暴白其迹者鄧子龍是也　臣等初訪姚兵之叛以子龍忿恨裁革嗾其幕下肆行要挾卒致殞命千百鬼哭天陰故行勦治得旨提問事尚未結昨會薦將材時有入賀使　臣稱述子龍之材而直述其心術之詭且曰子龍可用則用可死則死惟此兩端若悠游不斷恐生他事初意謂子龍就縛而幕下之逸入

緬地者聲息猶相通也今果緬來矣緬中果有紅軍可識矣緬賊向無火器而得之於紅軍矣緬來而子龍果以假遊擊視事矣子龍甫至而緬果遁矣彼時之料子龍者何其持券而待一一合也若爾則其罪豈減於思箇賀正即寸子龍不足贖者而事關曖昧誰肯質諸彼中原題亦謂使過非即代爲白寃況時方多事不如限之戴罪立功無功而罪自不可原也聞子龍先年以隴川戶撤猛卯諸處屯田爲必可開毅然任事行之條陳夫在宋翟興連西路董平據南

楚什伍其人爲農爲兵不數年積粟充牣雄視一方
況擁兵禦寇地得膏腴不能爲翟董之所爲乎子龍
之言以人廢之今子龍之稟曰已剳蘿蔔莊乃三宣
鼎足之中北可以復進西南可以圖思箇一以近轉
輸二以扼反側三以控三宣四可爲屯田善後之所
北去騰衝南甸南去隴川蠻莫西去千崖盞達東去
小隴川俱距一日程去芒市二日程正在諸路適中
之地則此蘿蔔莊者原土司耶原總府耶抑原開屯
而授獻總府者耶此正可使子龍練兵開屯資軍實

拒緬黨為三宣聲援他日般師留田美地薦草我擅其利而又以時閒暇下所伐材耤彼郵亭我擅其勝此可指計之效如莊原土司則減子粒差役足矣如原總府則別為撥換足矣如原開屯而設獻者則官物也總府土司不得而有之矣于龍既令專屯自贖不得輕為陞轉止以原任遊擊管事成功另行奏請定奪仍聽騰衝副總兵節制或照先議冬春駐隴夏秋回騰聽其往來防守之便庶乎功罪不得相掩公論不致摻剔也屯田宜耑官開墾矣而一遊擊領兵

幾何惡能卒辦古者募民以實塞今者中鹽以墾田率皆招各省各流久之而成土著即今雲貴二省出仕者多誰爲土著之户非隨征安置即僑寓相覊尤多蜀產其初或避兵避荒而遷徙或遊學遊宦而忘歸如云冒籍則家食其土者將百年丘壠相傳者已數輩祗今以文學起家以功曹入仕往往會於都下敘家人禮 臣等因是而知占籍冒籍自是兩端爲兵爲民原可一視蓋空隙邊地開墾屯田有願受一廛之遠人可當編氓之一助招之不可不廣惟令明開

原籍之貫址敘及新入之歲時年終報部可憑查考生子育孫應與土人一體肄業求舉此為占籍之定例如有干碍行止罷學之徒不得於此僥倖於彼假以開屯營求出身斯為冐籍始當嚴禁大約占籍十年而入學者不得指為冐籍五年而入學者不得執為占籍占籍之多學校之盛即廣額無傷斯邊塞實而得寓兵於農之意又得用夏變夷之道不獨騰龐即各極邊亦所應議也招商開田為後日之餉計耳此何時也安能以畫餅充饑一清又言分撥貿運仍

設官領兵巡邏道路護送夫脚其價比之時估量增數分使積穀者有利糴運者無虞然險阻艱難之初官買終難收效宜照尚書王驥征南事例榜示各都司衛所官有納粮百石者陞一級襲一輩多者遞加陞級許襲至三輩而止定擬規格仍給劄付千餘道交付督儲大臣收掌塡給送部銓授此外如承差吏農散官等例雲南兩役俱行之今則九邊四川皆兵與地方相應併議如恐吏弊冐昧似昨年吏部所查革者則撫臣塡給劄付郎下監收銀粮司道完日應

自來京者具文連劄付本人親齎每年總具一冊報部如給劄執照者則司道以收完報撫臣撫臣類齊付承差報部事完本部仍塡總单開列行原給衙門張掛內外交證耳目難塗如此則雖聽選加納之例亦可舉行也廣布事例以足軍餉爲目前燃眉之急而據疏容兵一萬三千掣之則將來不便調取養之則粮餉亟宜措備數月之內費餉不貲操練誠是而又不可無區別之法 臣 等竊謂揀選能造火藥器械者當爲一營委官督造武藝精絕可作教師者選出

數百名又汰其無用輪班幇運其餘則皆堪練之兵矣分爲數營隨其資之所近以教師教習之以設總分領之而司府官或五日或十日輪行查驗本地軍舍俱令入營學習每月又合營數次庶兵皆可用而餉不虛糜矣談兵談餉總之安攘計而主其事者文武大小將吏也南夷與北虜不同北虜則我居常以厚利啗之而厚幸其去南夷則我居常以香餌餂之而厚望其來聞當初土官竿拔應襲有一藩長重索數千稍不如意故爲遷延踰期不得冠帶而奸人乘

機誘入歸緬緬人以金珠爲冠遺之而又厚賄之故罕拔去而各司聞風亦去爲淵驅魚罪宜誅滅但其人與骨皆朽矣今則叅將同知巡夷之行勘事之往委不可廢而土司喧寨尚有以銀器諸物致敬名爲常例者有能勘平其事而卻之不受卽彼夷亦服其清正而酌水獻花事之如佛天緬雖犬羊知佛事其清正者則必以心非其樂受者向背可知顧化與否寧不較著不但叅將同知卽前此有爲本道者諸夷直欲食其肉而寢其皮邊徼何賴於若人也子龍與若

人同里同職而同忌李材之功者子龍旣爾思得一當若踵行故態則諸夷有唾之而已宜行撫按嚴戒子龍改過維新求以保身名而勿以决性命斯可耳今日司府俱稱淬礪不敢妄加評品而述已往以警方來見撫按之考察宜嚴無得庇縱釀釁至於土崩瓦解决裂而不可收拾也臣等膚見八事如此此番擊退緬賊警報雖覺多時賊營未入關內遥度爲難兵力復奢事勢則然不必爲當事者求旹擊退斬獲俱應叙功而平定無期罷兵有待宜俟芟夷招納舉

無遺筭通行優叙至於在陣官軍犒賞存恤委當先議以作士氣臣等抑前聞之安邊固守於計爲長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獘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畢弔民則彼遠走不肯會戰徒與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鬬報復之役將遂無已若多方間諜使之離二自行攪動我以靜待而以計勝是又在彼當事者長慮而得之也伏乞勑下該部詳議施行

聞警觸夷敬陳一得以備採擇疏

薛繼茂湖廣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一年四月

臣恭閱邸報見雲南巡撫吳定一本爲西事多虞苦無長計懇乞聖明俯賜酌議以保極邊重鎮又禮科都給事中張貞觀一本爲滇南貢賞關係國體乞勅當事臣工相度機宜以安遠夷以固疆埸事俱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二臣所言皆滇事 臣滇人也不能言於滇之外猶能滇言之也 皇上試垂聽焉夫帝王馭夷之道三戰守撫而已所以行之者三兵食

信而已戰可勝守可固而後撫乃可久兵雖精食雖足而尤以信爲先滇南去京萬里與緬爲鄰有謂緬叛者有謂緬通貢爲不叛者有謂緬實叛爲假貢以愚我者斯言也孰不可信乎叛貢懸殊第於此辨之審斯兵食可得而議也戰守撫可得而議也臣少聞父老言緬近西域其性好佛從古不犯中國有岳鳳以龍川頭目殺生奪印差人諭撫之官威索金寶鳳即欲守印而不可得勢窮計迫因而結緬資援又有土舍莽光國等索苦朘削助逆於鳳原非緬兵出犯

緬賊聞岳鳳成擒曰岳鳳嘗說天朝要來征我使我
毋年防備今日方知是反叛天朝曾爲文書以自明
其不及中國築城設堡屯兵建將仍以備緬爲名至
今並撫緬一兵一象侵涉吾境人見孟養思遠之告
難猛廣思仁之叛逃勾引緬兵送猛乃頭目來食鑾
莫之語以爲緬反緬非果反中國也蓋夷人恒性最
深於怨緬與孟養原係世讐値酋長思國愚懦受牌
手思遠欺陵見中國失倚投緬借兵緬遂加兵孟養
思遠告急於我發兵助戰大敗緬人於是奏立思遠

爲宣慰遠馭下寡恩專好殺戮思國宗親不堪其虐衆叛親離緬酋乘機以送思國之子曩罕管食地方爲由圖雪前恥夷民戀慕其舊王翕然迎之思遠不戰而走奔至騰衝告急調兵運餉驚擾全滇彼時緬兵不數日而自回矣先年猛密酋長兄弟爭官中國不能主其事見岳鳳投緬得勢亦入於緬其子思禮奔投騰衝上司將思禮併伊母罕烘安置隴川思仁安置猛廣而思仁糾計猛別娶擄思禮母去爲妻思禮伏兵防禦思仁知覺騎馬奔回參將鄧子龍巡歷隴

川之時思仁求見本官數其罪狀量責十板諭令省
改不意思仁傷弓驚餌奔緬有弟四子所管地方阿
瓦借兵曰送猛乃頭目管食蠻莫為猛密屬地通緬
咽喉先因猛密土舍思順思化為岳鳳逆黨思順歸
降復叛撫夷同知漆文昌安撫思化守蠻莫以拒緬
凡緬人經由其地即殺之貨物不通皆由阻截豈以
一寢食忘思化哉故思化聞思仁送猛乃頭目遂傳
驚報欲我兵顧盼為自衛之謀一則曰賊兵不知其
數象七十餘隻已劄永乃江邉搭浮橋三處一則曰

賊兵已過曩卯江逼近蠻莫二日之程一則曰阿瓦兵往那磨江搭浮橋水陸路各一半截思化後路果爾則何無事慢遊倏來倏去飄風驟雨蹤跡無定緬行兵以象爲主平原曠野象可攻衝山箐阻深亦難跋涉鄧子龍劉天俸皆以火器攻退且任居擺古離中國二月有餘與老撾八百遞相雄長老撾八百距金騰幾及半年所云被緬兼併憑何爲據無非假其聲勢虛張誇大未足深信如果兼併二國則幅幀益廣志願益盈即欲他圖尚有暹等國乘其後未必敢

遠離巢穴故謂緬欲犯中國 臣 不敢信以為然若謂猛廣等處皆我藩籬緬既侵凌安得不謂之叛則當為強固藩籬之策綢繆牖戶令其無隙可乘何置之度外不為一處直待其至我封域而後應之乎大抵緬加兵於儺者乃夷人之常性來必有志長驅通貢於我者乃慕義之真情不可過為阻仰迺迺之失思遠自貽之戚也思仁之反被責畏罪之心必變莫之危思化積怨之故也失今不為之恐將來有不可圖者語云治患必究其已然則知救之之法必慮其將

然則知備之之方桑梓私衷勢難緘默輒以聞見條
爲九欵蓋病者自言其病頗得其眞不敢以忌醫爲
諱亦未敢自謂長計伏乞敕下兵部再加酌議務求
至當經久可行庶　皇上永紓南顧之憂而全滇長
享無事之福地方幸甚　臣愚幸甚計開一撫屬夷以
固根本金騰地坐極邊近則土司一十五喧二十八
塞田土相爭婚姻相競強凌弱衆暴寡望我中國處
分具告到官差人提取恐嚇逞威猛於虎狼誅求之
欲深於溪壑凌其官長汙其婦女稍不知意郎稱毀

票毆金加之重罪又有拜見打點之費訟未剖而家已破矣士官當襲非數千金則冠帶不得榮身致終身爲土舍者十常八九習儀拜牌間有事故患病不到則株連問罪指倚按臣巡歷派買肥鷄鵞鴨竊盜生發唆令誣攀富夷應納錢粮火耗等項一倍加至二三倍自知勢不能立多以地土投典士夫舉監之家依爲倚靠又違禁取利倍蓰者有之父祖而貽于子孫有之求之不遂告於官司夾打監追向他人借還亦復如是又有哨把等官盛張勢焰貪虐交加土

夷視我中國之人如豺狼之不可近遠則有三宣撫
司五宣慰司或被緬侵侮中國懼挑邊釁若越人視
秦人之肥瘠坐視不救力屈心離勢不得不投緬為
主投之者雖家奴遠族得管地方不投者雖嫡派親
枝莫能成立以上情狀不能盡述皆臣家居目擊素
為塞心合無將近夷土舍之不得襲者盡給冠帶便
其約束夷民習儀拜牌果有事故疾病不到者不必
深究詞訟辯理差原告勾攝從公勘處衙門人役需
索坐贓遣戍勢豪田債不許凌虐其要尤在慎選賢

司守令痛洗往者陋習如所云得一賢令如得勝兵
三千萬人又就近立社學以教其子弟每處立義倉
以賑其災傷哨把等官不許擅自到彼肆其科索爲
叢驅雀爲淵驅魚遠夷近緬者如木邦宣慰司地方
廣闊自岳鳳陷死罕章流落他處當查明奏請頒給
勑命使招撫散亡之民厚我藩屏猛密宣撫司有思
奔爲岳鳳誘死於緬上司置思仁思禮於隴川猛廣
之地然則猛密境内果緬人占據乎如木邦之空虛
乎亦其疏遠子孫駐牧乎未有談及之者當查覈收

正或如猛淋差官駐守孟養思遠雖有破緬之功微賤寡恩國人不附思國先有投緬之罪嫡子曩㲩頗得人心或念曩㲩孽非自作計得蓋衎或因思遠敗緬有功仍令堵截亟宜從長計議再乞通將遠近諸夷各給敕諭一道明白開諭從今以後中國與爾通為一體痛痒相關宜各立紀綱治亂持危興滅繼絕投緬者互相檢舉嚴知情連坐之條禦緬者互相助援重奮勇建功之賞軍衛有司不得毫釐科擾各夷亦不得生事興爭自相殘害無事則唇齒相託各為

我守有事則胡越相濟各爲我戰人心固結堅於金城將可以不設兵可以不屯餉可以不費緬勢孤立有不稱貢於外藩者否也伏候　聖裁一廣屯田以裕兵食滇南兵餉每年一十五萬有餘本省錢粮止足八萬日憂不給大司農以請發年例爲難漢趙充國用屯兵之計坐困先零況夷方地廣人稀鹵莽未闢廣南府知府漆文昌留心講求竭力開墾衝嵐冐霧出入如家試之一二處已有成效他處可墾尚多因田兵多有物故人遂歸咎於瘴亦不盡然蓋炎荒

之地露居水飲藥餌未備寒暑交侵安得不病而死若畏瘴廢屯是因噎廢食矣苟欲爲滇南造福非屯不可而着實舉行尤非人不可按察司雖有屯田水利道統轄通省責任不專合無加滌文昌屯田副使之銜使肩其事假以便宜不責近功務圖長計農器藥餌及田兵衣食居處皆從優厚三年成熟方行起科爽方地土高者可以刀耕火種下者可以注水成田不難暫費而永寧一勞而永逸地闢民聚瘴癘之氣亦可自消待有成効之日開屯員役從重陞賞田

增則餉減食足則兵強其於緬何難之有不然養兵費餉竭盡民膏一旦不敷脫巾競起非長久之計也伏候　聖裁一練土著以備不虞滇南用事以來土著之議人人能言而未曾舉行及散兵為變永昌幾遭荼毒非不知客兵之害然土兵未練緬警俄傳去蟻驅蠅旋麾復聚客兵既募姑暫恃以無事土兵又成畫餅矣未嘗練之豈謂夷民皆柔軟脆弱而不堪用哉議論不一多搖惑之心責任不專乏考成之効施為無序生騷擾之端賞罰不明滋苟且之弊土著

之所以不練也合無先將附近喧寨照地方大小派兵多寡兵備道註定額數選齊赴驗止造冊一本於本道收照撫按鎮府等衙門不必造送以省土司無益之費免其遠來以息夷兵奔走之勞將永昌衛操官軍支一季月粮分發各喧寨為教師擇千百户之精斂謹慎者三四處一員往督其事勒定期限調集永昌本道親自操閱如訓練得法土官衛官教頭一體優賞不然重行責治院道刊發土司有擾害喧寨者許夷民告發問遣由少以增多因此以及彼行之

以實必有可觀旣撫之以聯其心又練之以作其氣
二者交相為用不過數年可得貔貅萬衆親上死長
長知勇知方彼桑梓之慮休戚相關以之探哨必真
以之征戰必勇一呼而集一麾而散屯田土著相須
而成滇南可永安無慮矣伏候　聖裁一因通貢以
圖長計緬之順逆雖情形難決力之富強則出没可
虞中國擯為叛夷彼已絕歸順之望矣張副使遣人
宣諭即欣然憬悟遣人出見該道重賞差官護送歸
國心悅誠服且迤西之敗至今寒膽遂貢獻方物借

孟璉轉達尚恐中國未必許而且追之北虜黠悍中國以市賞羈縻順義稱臣邊民安享二十餘年承平之福倭奴狡猾不測故不允其奏緬黠不如虜狡不如倭只緣通事唆哄在緬處則曰中國要來征剿在中國則曰緬兵要來侵犯兩相疑阻不能自明正可因此機會披示肝膽使知前者浮言原非中國本意漢武帝始通西域且能建永昌郡況我朝天下一統皇上臨御以來威德遐暢四夷向風緬酋緣係緬甸宣慰司敢以貢欺我耶今稱緬既願貢何爲打破孟

廣內知緬貢來時猛廣內變適遘其會又稱貢無緬
文係差官賞徼功不知貢物不下千金差官安得
帥蒙千金之賞以償其費其無緬文者或中有別弊
亦未可知亟宜嘉與棄過許之更始或五年或三年
一次立限分界不得多帶兵象及我內地仍破格優
賚厚往薄來忠信可行於蠻陌省養兵之費以賞貢
夷信義所加何心不結但不可因其貢而懈其防順
則德足以懷叛則力足以制成敗之數任人而不任
天操縱之權在我而不在彼今若不允則如前形迹

疑阻作假成眞益墮姦人計中得以肆其播弄一旦
悍然執兵與我從事於邊鄙雖欲招撫而不可得矣
伏候　聖裁一時駐劄以便處撫夫夷情重大其有
事告急於我窎遠阻隔及我爲勘處而事勢變態多
生意外之虞文移往來常經旬月道路飛語尤易訛
傳遂使上下之間致懷疑畏或撫道計日待遷避開
釁之名苟之不問夷心忿爭聽其自興自息不惟瞻
望君門遠於萬里即金騰亦隔九關矣上德不宣下
情不達如兩人猜嫌各不見面讒口乘機唆弄安得

晏然合無今後兵備守廵道於冬春二季輪駐騰越州或進隴川等處廵歷就近安撫所開屯田所練土著一併親臨查驗量帶隨從員役雞犬草木不許侵擾使窮荒異類樂覩漢官威儀酋長來見宣示朝廷威德待之以禮貌結之以信義詢其利獘優其賞賚平易近人人必歸之亦可得其事情之實其中處置之機廵按御史須親至騰越州出廵若有夷情壅蔽及受害含冤許得徑自申訴一應員役有仍前索取夷貨者密訪重究撫鎮衙門不必待地方有事平常

之日亦聞騂騰永裁省供億禁示希謁幸以爲常則
夷漢有聯屬之意情形無壅閼之嫌姦人即欲因是
生非亦有所畏而不敢矣伏候　聖裁一通文告以
得夷情緬與中國道里旣遠文字亦殊與緬連界諸
夷言語頗同狀貌相似往往諸夷讐殺揑稱緬兵而
我探報失眞訌擾内地金騰離夷方旣遠撫鎭離金
騰亦遠欲待勘實且奏豈不遲誤軍機報後追尋茫
無的據諺曰一日一雲南三日一北京蓋其俗然也
臣聞先年總兵戚繼光用兵憑哨探尖哨一至即便

羈留待應驗眞假定行賞罰故毎偵必得至今禦虜猶有明哨暗哨之術何獨禦緬而不然乎合無行各土司選歛練通事之有身家者量爲優待責以探緬先取官舍通事甘結到道緬有舉動集兵演象必非一朝夕之故探得消息取印信文書同譯字通事星夜置郵倒換果有實跡重行奬賞如虛坐以妄報軍情之罪稽遲失誤罪亦如之夷酋生事一併探報院道郵遞公文或曉諭或誡諭或誥文令其具文回覆以便撫處武弁舍餘許得習譯夷字名爲生員兵備

道選勤慎指揮等官把守夷方要害之處遇其警息就令具文禀白與夷文互相印證彼愛惜祖職即或樂功不無畏禍報若虛誕桑梓難欺豈不爲自固之計不然責任弗專聽其虛喝調兵不信成舉火之戲萬一姦人勾緬出犯必有徵兵不至之時矣叅遊所用把總哨官永昌府選漢人之殷實給以冠帶或千百戶之廉能者送用彼按充異鄉之人未諳土夷之習以上把守夷方及叅遊標下哨把官員巡按至日一例考察庶知警勵伏候 聖裁一懲往事以假便

宜用人勿疑兵戎中制況軍機秘密有不可令人知者兵備道控制華夷當一面駐劄永昌或移駐金騰探聽得實即當相機行事及具報撫鎮離省一千七百餘至公移往返坐失機宜先年兵備羅汝芳深入夷有誘緬心腹之人要約盟誓刻期可擒岳鳳而都御史王凝制之遂成後來之禍張文耀悉心經畧區畫有條祗爲制各官中其飛謗上司誤信且以不及改調而不能得終其績邊情非細須賴擔當稍欲施爲動遭掣肘無惑乎報警有虛聲而責成無實效也

臣謂兵備叅遊貴於得人既得其人貴於久任欲責功以生事則結束為難將養望以失機則滋蔓可慮自必竭盡精力熟思而審處之一應事務聽其儘力展布後行揭報撫按不得從中遥制他日利害則有攸歸況撫按以時巡行又得面相計議亦無偏任獨斷之患至於李材發兵破緬迤西之貢可據乃幽囚囹圄夷人無知皆謂 皇上嗔其發救他日若被緬侵併知告救之無益院道亦以前轍為鑒即告未必肯救是仍先年不與做主之意也豈不寒諸夷之心

解任事之體哉亟宜將李材釋放張文耀仍補雲南副使員缺卽非本道條與其事地方有賴伏候聖裁一飭鎭臣以重責成沐英開闢滇南世封鎭守夷人無遠近小大未有不知沐氏之名者巡撫賛理軍務權非不重而更代不常卽有威名旋非其故矣沐氏墳墓親戚皆在南京又見在錦衣衞千戸未必敢爲跋扈承祖宗基業身任重寄僅以虛名備位地方安危夷情虛實與巳若不相關朝廷高爵厚祿謂何乃聽其優游自便而不一責成哉該府會省有莊田

耕者即爲莊兵不下萬餘並無軍衛有司差役之擾
豢養精壯足堪防禦何至紛紛召外兵乎合無行令
鎮臣將鄰近三宣如羅白斯等莊之精壯者選千餘
名委之衛官與土著一體操練若遇調發聽參遊督
領鎮臣不得節制遇有征進令别處壯丁三丁共一
减我額餉尤占忠順其羽翼之生事者業經剪除即
令該鎮自行禁戢以全體面如仍前放縱撫按不時
拏究毋得庇護所用旗牌官聽巡按御史考察實乃
沐氏之福然地方事鎮臣例得與聞與司道手足相

倚綠禮節爭競屢奉　明旨會議未定亟宜參酌時
執以和其衷蓋伊祖開國之初事權甚重司道禮文
極殺今時勢不同自難執一撫按鎮並稱三堂司道
亦難與之過抗比照兩司按院接見禮節勘酌取中
定爲儀注奉旨舉行該鎮有謙恭撝節之誠二司有
同寅協恭之美所謂將相調和而士豫附者也若勢
不相下日久成隙搆成釁端是鎮臣拘泥舊規欲伸
反屈非計之得也伏候　聖裁一查無礙以助軍需
雲南僻在萬里法網甚疎各府州衛縣庫貯贓物剩

餘官銀詞訟紙贖均徭雜差銀兩報官公用者固多
自行支銷者亦有士大夫稀少上司省交際之煩財
流通商賈增額外之課以臣昔年所見如永昌府牛
稅多未報上司永昌衛銀差僅雜支用一處如此他
處可知又有設處聽候買辦賞犒等銀俱稱無礙皆
軍民之脂膏也見今軍餉不足且年例金陡增三千
兩金出於金沙數江十里內近來金沙與寶井皆爲
緬酋所據民間婦女首飾搜括幾何往年額金二千
驗金則委官受賄銷金則金匠爲姦小民破產陪費

不足猶至四川買補今敲朴追呼不知當作何狀無米之粥巧婦難施合無嚴行布政司及各府州縣衛等衙門將前項無碍等銀盡數查出就中通融除必不得已者仍存在官其餘以佐軍餉之急上司節省一分地方即受一分之福再乞俯念邊方連年儉收官民交困將撫臣疏後所加金一千兩減免云南仍舊解金二千戶部於京師採買二千以足四千之數年例兵餉不必給發彼中自行措處蓋自行措處蓋自雲南解金自戶部發銀路遠差官驛遞勞擾如臣

所議不過一轉移之際彼此兩便又且不誤上供庶
邊民安生保無他變不然民窮財盡中國虛耗萬一
緬酋出犯必有瓦解之虞矣伏乞　聖裁

覈土舍之情形破兩省之同異疏

孔貞一 四川巡按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八月

臣惟蜀三面逼隣番隣夷土蠻內地復雜土府所籍土府者籍隸蜀藩餉供黔省有事則聽我征調無事則聊示羈縻於蜀則文移期會公然抗視於黔則額徵正賦明示拖延蓋漢法久已閣格而魍魎尚屬潛伏尤未敢有矯命而雄行者惟鎮雄知府隴清故絕胞弟隴源管理府事源故而水西以堯臣入贅因而代為管理因征播報效優叙蒙賞堯臣具呈兩省欲

襲職鎮雄黔取土司甘結與川中所批駁矛盾堯臣
復逐安化威信何希堯料全忠二司於敘府仍具襲
職詞投部部行川省查勘應否准襲近已據司道府
各官查勘情實不准襲授是堯臣入鎮雄之始末也
畢竟堯臣據鎮雄者私意非公與也取結議襲者黔
也非蜀也堯臣口稱奉旨者是敘賞之旨非襲爵之
旨也堯臣背德黔怨蜀於黔則時俛首懾耳以乞資
於蜀則嗔目怒齗以求逞緣是前督臣王象乾有土
司貪奪無厭西南隱禍可虞用備討處之奏近撫臣

喬壁星有嚴逐異省土舍更正姓名以杜冒亂之牌
蓋據理執法懲往杜來非有所求多於堯臣也惟是
黔以安疆臣長諸蠻專征調輸粮餉供驛站若視為
必不可缺附庸之屬而審時度勢又視為必不可明
罰飭法來伊攜二之釁而以視疆臣之故視疆臣之
弟以薄堯臣之罪此在黔言黔不特數年前如是數
十年而後猶然也蜀以安疆臣為黔宣慰堯臣為黔
土舍乘隙而據蜀部繼而逐蜀土司殺蜀土民窺蜀
宣撫日起事端日尋干戈蜀今日議防禦明日議攻

守永寧等處原設有叅將遊擊原設有總鎮而近日調兵運餉益我罷累目前亟欲結局日後未知稅駕蜀實爲堯臣苦矣此在蜀言蜀不特數年前如是即數十年而後猶然也無惑目前兩撫臣之見不合而議論紛紛也臣　甞借爲之評曰黔蜀二撫臣假互相更調彼黔撫臣何以爲蜀計蜀撫臣又何以爲黔計也邇蜀撫臣遵旨追印差都司張神武齎捧令旗往諭兩酋交訌殘殺多命神武方自詡其功而黔中乃據衛驛各堡伍申文直數其罪即衛驛所申一一盡

實而其所擄殺者所奪估者乃閻宗傳等所勾土會
堯臣所助逆兵也蓋惡目故習豈神武手必裁如罪
在神武應質同事之官崇明之口及所搜入之贓據
實如律再審閻宗傳等聲攻永寧之時應否截堵應
否出兵禦意出兵者如神武主之而執以責神武乎
是責救水者責其水至而不徙隄以備責救火者令
其繼畜而禁其撲滅則過矣出兵者如崇明自為之
而執以責神武乎是見滔天者不詰責潰堤之人而
歸咎源泉之混見燎原者不詰責延燎之人而吹求

積薪之家則又過矣且順逆之義明也首足之分定
也敵我之勢成也若不論禦敵之功而先論開端之
罪不原其以軀命博功名而先以詐貪立罪案則又
物之不得其平而事之不揣其本者也此鎮爲永寧
近日議論之大槩也惟是永寧之事原奉旨責安酋
以三事者一事則宜撫司之印也今閏六月初五日
據道鎮呈報已於六月二十九日據安堯臣差土經
歷艾忠呈獻而崇明收領矣其一則首惡之閽宗傳
未擒也其一則赤水等堡歷年所殺擄之人畜未隋

償也小醜跋扈義當殲滅而內地兵力勢必因㢤臣
當謂此漸次收拾之時也乃節據守巡二道并將領
府縣等官詳報揭報堯臣逆狀最著其詳文書冊見
在迤近閱六月十一日據該道呈報准建武遊擊葉
靖國手本移稱據鎮雄府投生百姓汪洨才劉朝位
高九林等數百家約共萬餘人各携家口逃出邊界
口稱安堯臣假名閻宗傳刼殺川貴屯堡以洩私忿
事機敗露結連水西屯集軍馬志謀不軌窗饒府州
威追我等同叛不從將我數百家妻女分派以犒水

西軍馬又據報稱安堯臣將金刀一把為令賜部下
真正猓玀目把渣多目今起兵攻城戰陣牌取夷良
州已故知州州親弟胡泗素負勇名善於殺伐委伊頭
目賜刀一把專委統兵泗因安堯臣謀死伊兄夷良
州知州州抄沒家財不肯從允被堯臣差人催追兵冊
拘拏泗當將堯臣差人殺死統領六巷近隣比流溝
等二十餘處約當男婦老幼奔投建武邊界等因疊
報矣又接撫臣會稿有留餉之請據蜀若謂勢在必
討而黔省乃有寬限緩師之文似謂討之多事 臣謂

安猶進則驍梟退則匿穴我進則彼退而緩我我退則彼進而誑我我勝猶來脩丸彈雀之誚我却不免貽溪水溺舟之譏懸車束馬鋒定爲難裹卒輸糧繼續匪易臣謂非黔蜀之協心不能也夫黔蜀皆屬皇輿秦越豈容易視今黔責蜀以生事喜功而蜀責黔以養寇釀禍蜀責黔以不約束不併力協助而黔責蜀以不安靜不慮患虞災以同室者而互相攻擊以併舟者而兩相尤怨此何異於兄之家被盜而弟與盜爲鄰兄若弟不議盜之強如何狀竊如何狀我家

資曾被所刼去若干我人畜曾被所殺擄若干當鳴之官司擒治或當含忍俟其再發而兄責其弟曰子何不恊我攻盜而衛我也弟責其兄曰盜未必能緝而害我及也緝未必能獲而蔓難圖也家之衆旅與其戶隣亦莫不兩持互論而竟莫如盜何也何以異哉夫置之則籓籬之內猶我堂奧即抗顏行兵戈而辱國體此不可聞之外夷也不待智者辨之也討之則疲敝之後人各厭兵以內地一小醜即動大衆擾兩省廑煩聖慮似未量時勢而權輕重也亦不待

智者辨之也臣嘗聞宋臣朱熹氏曰禦夷狄者其本不在邊鄙而在朝廷其要不在兵食而在紀綱今日惟有朝廷之上振紀綱以服夷心則所謂處置得宜承宗斂手削地是也伏乞勑下兵部覆議觀變詳情度始慮終堯臣之罪應討之而可刻期奏績乎應與蜀以討賊之權而責黔以協力之義申功令明賞罰俾計日報功則勞一時而安百世似亦可爲也倘蜀不可以用兵不可以嘗試特賜乾斷渙綸音責成貴州撫臣做土司襲職舊例起送堯臣赴部覈其功并

戮其罪可原其功而赦其罪或令自陳平播夙勞並
会平播叙功各官有無分弄舊例或賜之應得官爵
或處之近址邊地界為偏裨照流弁升轉則功罪相
准酋心自服而鎮雄之流土隨我安化威信二土司
之安置隨我庶予奪出自天朝衆口可無異論不惟
一鏃不勞反側可安伍兵不試全蜀咸寧而名分既
定紀綱自肅蜀不必言急黔不必言緩蜀不必議勦
黔不必議款兩省之嫌疑以解數年之局面以結西
南之夷氛以消三川之民力亦得以息肩而國家之

治安亦可以保無虞矣

土司惡形漸彰乞責成黔省撫臣疏

呂邦耀 兵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

臣辦事該科接得川貴總督今丁憂王象乾揭帖大率叙安彊臣貪橫之形爲西南隱伏之禍其心甚苦其慮甚長夫彊臣之罪惡自明衆議之紛紜不一或曰土夷常性不必深求或曰曾助朝廷須爲曲貸或曰瘡痍未復宜以撫䘏爲先或曰叛逆未形何必預開釁隙豈不中時勢合人情但馭夷無定形須視叛服之狀當機無定局須酌彼我之權如藉安氏之力

而朝廷之權有以制之也則安氏爲朝廷所用不難以撫綏之亦不難以覊縻之也讐服之道自得如藉安氏之力而朝廷之權無以制之也則安氏不爲朝廷所用不難以侮慢我亦不難以抗衡我而叛逆之情必彰今觀其冐籍官府矣殺擄男婦矣又并吞五司矣且攻圍内地郡縣矣此其情爲服乎爲叛乎此其權爲朝廷用乎不爲朝廷用乎其過爲姑息在彼猖狂朝廷慕字小之虚名而不顧五司之被掠疆臣挾五司之合巳而自恃朝廷之必容五司諒巳之無

援而附於疆臣則輔車唇齒之交深愈厚甚毒孳人以啗利而甘爲嚮導則巫臣中行之屬衆羣逞其謀獷性難馴狼心未已楊酋往年之覆轍必將復尋播地昔日之兵燹又將再見揆諸形勢何可不防若其無他防之何害若其有變防之爲瘳稍示裁抑保而全之督臣之謀良爲有見而裁抑之道亦難言矣大抵身在事外者僅見其緩急之形身在事中者兼備夫籌畫之畧不習其情者急之或起外釁緩之或長戎心以習其情者緩則可以量用柔急則可以量用

伐以疆臣之久於黔也富貴於黔也擅生殺於黔也
制其死命以裁抑之者莫過於貴州撫臣而撫臣郭
子章則大有可議者子章素鄙邪陰貪全無風力貪婪
寛縱鑽剌通神楊酋兵到貴州省下子章日夜涕泣
寢食俱廢疆臣給與金字雙鈴小紅旂一面爲記令
其藏於撫院衙後李指揮家得以安然無恙曾受其
活命之恩疆臣餽送子章凡遇生辰年節金銀臺盞
珠寶首飾每次不下六七百金皆借别衙門文書封
進毫無所覺又受其暮夜之贈疆臣利子章之易與

而厚餌之以遂其貪子章利疆臣之私交而故縱之以逞其惡與援中外俱納贈遺之資橫肆蜀黔俱被殺刼之慘傳聞道路嘖有煩言蓄賊養奸莫此爲甚爲今之計莫若一意責成子章令其相機處置蓋與之習則可以得其情得其情則可以揣其計揣其計則可以用其權或威之以聖恩之不可忘或曉之以國法之不容赦或訪其孰爲附疆臣者而間之以携其黨或體其孰爲憾疆臣者而結之以固其心緩急並施恩威互用不惟上全國體亦可下息人言如疆

臣服罪輸情悔過安靜則與之交者駕馭之術也而
節鉞之任堪居如疆臣跳梁䟦扈玩法生心則與之
交者釀禍之根也而法網之加難逭朝廷威令所係
西南治亂攸關是在　聖明一垂念間耳伏乞睿覽
採納施行生民幸甚國體幸甚

土酋完局未盡西南隱禍堪憂疏

錢　桓　四川巡按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四月

臣於本年正月十一日入境適守巡川東二道謁臣轅門因詢及鎮永地方云撫院撤兵已久安堯臣閙草騎還黔矣及接得邸報該兵科都給事中宋一韓題爲西南禍端已開處置未有歸着懇乞嚴勑責成毋使遐方再罹荼毒事奉　聖旨看議來說兵部看議得近自下撤兵之旨令堯臣退歸授以職銜仍求隴氏子孫襲職以撤兵責之蜀以堯臣退還責之黔

此科臣聞見眞確申明詔旨擘畫周詳兩撫臣必不得自弛其擔等因覆奉　聖旨是這夷情已有旨處分了着各該撫臣查照屢旨一面撤兵一面責令安堯臣退還本司仍着各該撫臣查覈前功以憑叙録如兵撤不回奏來擒剿其隴氏有無眞的子孫應否改土爲流一併作速查議具奏毋得延緩以貽地方之患欽此臣爲地方兵端已弭可以相安於無言矣但據所聞見則安酋之去未曾割絕隴氏之立終屬危疑似結未結之局已判未判之形臣有不容默默

者爲　皇上陳之堯臣歸黔自宜挈家而去乃其妻子尚留鎮雄豈徙宅而忘其妻耶是陽以身回水西而陰以妻操府柄其意可知也堯臣奉旨回黔則鎮雄已非安氏有固宜置之若棄矣乃毋寨留頭目二名士兵二百名將爲誰防守乎豈欲斷絕隴氏來路乎其意又可知也蜀中差府佐將官查取隴氏宗枝彼乃陳兵阻遏并差官衣被而盡搶去是明明絕隴之後而鬅鬆欲復入鎮雄此等機械將誰欺乎其意又可知也以若所爲皆退而不退正科臣疏中所云

今日撤兵仍伏他日用兵之根終是西南不了之局豈其然矣今查隴氏子孫除安堯臣緬去親枝隴阿章父子并阿擺外尚有阿固阿菊者父子纍纍不乏其人則改流之說未便立隴之說爲長容查取至日所在撫臣喬璧星覆勘的確擇可自強者請命承襲外然以臣私憂過計不憂繼隴之無人實憂隴枝之懼禍而不敢繼又不憂一時之難繼實憂安酋之生事而繼之者鮮克有終此勢所必至臣不得不熟慮之也夫安堯臣以黔中土舍越蜀入贅占據土府乃

復成殺赤子亡慮數千焚燬廬舍盡成焦土堂堂天
朝豈宜容幺麽小醜跳梁猖獗一至於此即置之重
典亦不爲過　皇上待以不死止令退回更念微勞
將授之職儌此望外之恩宜何如感激也者尚復垂
涎鎮雄而變詐百出以抗王命乎彼永寧士民遭其
荼毒恨入骨髓誓不與俱生故撫臣整兵移鎮誠爲
匹夫匹婦復讐良非得已夫豈樂于觀兵以苦累此
凋殘地方爲也且其張一時撻伐之威而驅十餘年
占據之狡酋其於國體所全實多詎可謂無功乎然

一奉撤兵之旨當即振旅而還則蜀撫之事盡矣惟是明旨以堯臣退還責之黔今堯臣身退而心不退復爲立隴之難似不容不望黔撫而督責此安酋者況鎮雄府隸蜀省稅賦則供黔餉頻年以來堯臣貢賦不供積逋數萬見奉都察院勘劄督催則黔亦何德於堯臣而尚過爲庇獲耶若立隴枝必輸將惟謹則立隴不特爲蜀地計亦所以爲黔餉計也臣入境已久聞見頗眞事關地方安危不得不披瀝具陳伏乞皇上敕下該部覆議上請申飭前旨責成黔中

撫臣同心協慮差官嚴督安堯臣將留任鎮雄妻子
目兵悉令撤回䊸去隴阿章等逐名放還見今查立
隴枝不許從旁阻撓他日承立隴後不許生釁侵陵
如或抗違聽臣等兩省撫按另疏叅究擒勦庶安酋
自此永絕他念西南自此永息兵端蜀黔可收寧謐
之福聖主可釋宵旰之憂矣邉陲幸甚宗社幸甚

土舍方有結局之機黔撫忽有更端之議疏

錢　桓　四川巡按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五月

臣於本年正月內入境以至抵省聞土舍安堯臣雖奉旨回黔而其妻子仍住鎮雄其目兵散處各寨臣竊慮禍根猶在結局爲難非黔蜀同心恊力不能了此事已於二月二十二日具疏題請外乃近接邸報見貴州撫臣郭子章一本爲鎮雄土舍歸黔謹遵明旨查叙征播前功懇恩授職并悉夷情以安邉地事夫安堯臣征播既效有微勞則量授職銜亦不爲

過至謂安堯臣於萬曆二十六年四川撫按批准繼
襲又稱水西鎭雄原是一家而堯臣爲隴富之後及
云養母者氏訴留堯臣終身在側養老徐求隴後與
夫堯臣帶來千家欲令之去則安土重遷累累數百
言無非據安酋之偏詞以瀆天聽若將爲安酋復入
鎭雄張本者是啓我心而開釁端將鎭雄之局愈不
可結而西南之禍憂方滋大耳臣豈容無說而處於
此請就其說而一一剖析之其謂四川撫按批准繼
襲夫以黔中土舍而據蜀中土府此逆理亂常之事

明例所大禁也設果批准其時撫按何不請命於
皇上未有題請安可爲憑直名之爲簒據耳及查舊
案萬曆二十七年該前督臣李化龍批云隴澄之爲
堯臣久矣何故突爲兩人委官佯爲不知幾於掩耳
盜鈴前按臣崔景榮批云堯臣乃水西安疆臣之弟
川省土官以貴州土舍繼襲殊於事體未通已經達
部班班可考此其說之不足信者一又謂水西鎮雄
原是一家鎮雄姓隴水西無姓而謂堯臣爲隴富之
後臣查四川土夷考鎮雄土官並無隴富過繼水西

之文而堯臣何以爲之後乃堯臣原以入贅已故知府隴清之妻耆氏而來此事彰明較著孰不耳而目之乃謂無姓更揑稱隴不情甚矣夫安疆臣世爲貴州宣慰司　列聖以來授之衣冠三品土司儼然民尧之上而安堯臣其的弟也果無姓乎抑有姓乎果姓隴乎抑姓安乎假使不爲安姓則又何所據而姓隴冒名承襲是呂易羸牛易馬之故事也而將誰欺耶此其說之不足信者二人謂養母耆氏赴黔訴稱隴氏別無所立俯准堯臣終身在側徐求隴後承繼

臣近據委官遵義府同知詹淑呈爲欽奉聖旨事

承奉督撫喬都御史憲牌委同原任總兵萬鏊親詣

鎮雄會同該府老女官者氏同九權頭目官民擇立

隴氏親枝阿固前來解赴兩院勘審承襲及稱者氏

已久癱患寸步難移等因據此則阿固之來實出自

者氏本意而謂别無可立豈不大謬至者氏奄奄一

老嫗久病牀褥數年於茲豈能遠訴黔中茲特安酋

之狡計耳此其說之不足信者三又謂堯臣隨帶千

餘家皆水西跟隨入鎮雄人也欲令安疆臣約束病

臥不能堯臣遥制終懷顧戀臣以為大不其然彼千餘家者非生於空桑當年隨堯臣在黔時原處何地今日隨堯臣離隴境復還故土十年之前可以來十年之後可以去豈謂千餘家難去將令安酋復褻鎮雄耶此其說之不足信者四夫此數說皆誕妄不根之論可不攻而自破也為黔撫者正宜申之以明旨曉之以大義喻之以利害惕之以禍福預遏其邪心而後可顧為之附和其說輙以上聞臣實不知其解矣而尤不可解者謂今之失鎮雄歸貴州者臣也臣

失信於夷何以臨於其上諸語夫必故土而舍之方謂之失乃鎮雄原屬隴氏之土非安氏有也竊據數年而始退還何得駕言為失而且以失信自居味斯言也則黔撫明以鎮雄許安酋矣彼蜀省土府黔撫不得擅以與人若必欲踐信必將使安酋再據鎮雄乎而堯臣歸黔之明旨昭如日星豈容轉移諒聖心自有主持廟堂自有定論原不須臣過慮但臣有慨於中不得不為先事之防耳且安酋近日情形大可駭與近據分守下川南道衆議梅國樓兵巡下川南

道副使鄭友周各報稱准建武遊擊葉靖國報據鎮雄漢把官民奔投稟訴安堯臣討合吳旻彭月政逼勒老女官者氏追盜本府印信送與安疆臣添兵二十餘營誘惑叛目嗒多白曲阿安者面杀目把楊榮者乞抄沒擄掠攻打地方長官經歷等官曾百福艾忠等一司百姓及廠丈革弄比喜烏稱漢夷萬餘奔出盡扎宣撫司地界除暫令各搭營房棲劄乞賜粮食賑濟發兵急救等因到 臣臣 批行該道申飭該邊將領嚴加隄備去後隨會同撫臣喬壁星牌行守巡

及叙馬濾兵備三道畫策調度親詣建武撫綏流離
外彼安會方奉明旨歸黔而敢抗違狡猖一至於此
臣即欲奏聞秖以方議結局猶與黔撫嚴詞約束歛
其狂鋒或可相安於無言也今見黔撫之疏顧惟言
是聽反爲周旋毋乃教猱升木耶臣於是不能無言
矣詩云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讐彼秦人尚義
猶相誓以敵王愾况爲封疆重臣者耶夫黔省蜀省
總屬王土黔撫蜀撫總爲王臣比肩事主自宜和衷
併力以靖夷氛以紓聖慮豈宜秦越相視也彼黔撫

之事　皇上三十餘年矣寧不知報國之義而惟狡
酋之是狥乎凡以此酋奸計百出而黔撫歸養情殷
一時惑於其說而不自覺也其生平文章事業　臣爲
青襟時已仰止而嚮慕之惟此一疏則不能無遺議
焉　臣心甚乎　臣言無刻黔撫靜言思之當亦有不自
㥦於中者未必不以　臣言爲忠告也夫亦可備他山
之石乎總之驅安立隴赫赫綸音不得少違休兵息
民惓惓德意務須仰體是在黔蜀撫臣善承之耳然
安酋啓疆之念一日不息則結局必不可幾鎮雄處

分之局一日未結則兵端尚未可測理有必至勢有固然臣不得不熟計而預言之也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覆議上請責成黔撫嚴戢安酋聽候授職撤回妻子自兵送出鎮雄印信不得再肆兵戈自惟天誅俾蜀撫得以安然勘立隴後歸輯流離之衆收拾殘破之區庶鎮雄結局有期兩省兵端永息萬里遐方永定而 聖天子亦免四顧之憂矣臣愚不勝激切悚息待命之至

西南禍端已開處置未有歸着疏

宋一韓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

臣等惟王者御夷太上信義服之其次威力制之人臣謀國姑息太過以釀患不若處置得宜以銷患土婦奢世續爭官匿印王以惡目閣宗傳助以惡壻安堯臣屢煩公文告不聽再發明綸不服朝廷是以有擒勦之令爲追印也及印已獻宗傳以降局可結矣蜀撫猶欲移兵堯臣黔撫難之一時建議者亦謂無兵無餉勦之不便朝廷是以有撤兵之令夫撤兵是矣

而專歸之無兵無餉　臣等竊以爲未盡撤何也以蜀不能忘情於安氏堯臣不惟無意於鎭雄也方寸之印明請改鑄豈不破奸謀而省事端蜀計不出此而急急故印之求若以印爲兵端者故印獻而兵不休則不能忘情於安氏之驗也堯臣實欲有鎭雄之地故贅隴婦冐隴姓因垂涎隴爵非一朝夕故矣日爲緩師之智始黔撫曰願退也頃據蜀撫揭堯臣實無退意則不能無意於鎭雄之驗也夫蜀而不能忘情於安氏堯臣而不能無意於鎭雄也懷郄者日加之

罪徼功者日挑之釁挑矣必至於徼徼矣必漸至于
逆其勢不至草薙禽獮如楊應龍之續不止惡乎論
無兵無餉哉今日只當以義理論不當以時勢論故
臣等亦云西南不宜兵有三無兵無餉不與焉昔
成祖怒田氏之煽禍密遣校士取其二兇寂然無譁
堯臣小豎子耳至欲詘兩省之力而合討之何不武
也則不宜兵安氏世欲恭順堯臣兄弟有功於國今
驅堯臣而兵之不得與閻宗傳待以不死且以鎮雄
之故波及水西而遽斬其祀何以服四夷乎則不宜

兵易之利行師也以豫其征邑國也以謙不豫不謙謂之悁忿之師今兩撫不相下明乎不能戮力必矣則不宜兵然第曰不宜兵而機宜坐失即今日撤兵仍伏他日用根之兵終是西南不了之局此何可草草也臣等請先責蜀黔而後及處置之畧可乎方征播報效人知爲隴澄不知爲安堯臣也今日及面相讐乃始名爲安堯臣耳不名爲安堯臣不見爲貴州土舍簒據鎮雄之罪顧堯臣入蜀誰縱之而又誰聽之乎查土官事例嘉靖三十三年題准土官土舍嫁

娶止許本境本類不許越省遺害也方每季兵備道取具甘結故違者聽撫按從實具奏兵部查究是堯臣之贅例所禁也弘治十三年題准土官襲替其通事把事人等撥置不該承襲之人爭奪讎殺者俱問發極邊煙瘴地面充軍是堯臣之請襲又例所禁也夫不宜婚而婚不宜襲而襲與不宜聽而聽一則縱虎逸柙一則養虎遺害黔固失矣蜀亦未爲得也且堯臣犯例而婚而請襲而又立功芳餌既不肯吐重質又難卒悔前人驕之啗之後人磔之魚肉之此適

足促之使亂耳藉曰諭帖有反狀不可不問不知偶
語可封交關之書可焚王者所以定傾巳亂政不必
小小恩讎之較量也故今日平定西南當以撤兵必
責之蜀而以退安堯臣必責之黔明旨曰安堯臣聽
選遥授職銜爲孔御史有赴京之議也今尹臣不任
事者亦謂之遥授恐堯臣聞之愈益惶惑則宜俟其
退而予之爵秩任事酬其平播之功所以安其心明
旨曰鎭雄還求隴氏子孫承襲盖杜安氏之篡耳第
隴氏巳無後矣又何求焉堯臣變詐多端不令所親

信者冐之必利其非隴氏之種者奪之爭豈有已時乎鎭雄宜改土爲流以其地歸之朝廷所以絶其念如堯臣執迷不退責令閣宗傳立功自贖以計購之再不退而責令安疆臣大義滅親以族保之是又所以窮其情凡此皆着落黔撫 臣 等非寛蜀而難黔以黔撫恩信足以服安氏兄弟也伏乞勑下兵部咨行四川巡撫喬璧星貴州巡撫郭子章大破籓籬共諧

國事蜀撫毋曰兵力旣集盛氣難降苟違 明旨譏功亦罪黔撫亦無曰負擔將弛苟幸得代倘貽後患

雖去猶及焉總之完二臣之局捍兩省之難亦所以

保全安氏也惟　聖明裁詧

覆隣司黨逆流禍黔蜀疏報異同疏

兵部覆疏萬曆三十五年八月

職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四川巡撫喬壁星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兵部看議來說欽此又該本官題爲恭報藺印已獲叛惡未擒幷陳隣酋無端狂悖暴虐謀爲不軌之狀乞賜剿捕驅逐以彰國法以絕禍本事等因奉 聖旨兵部一併看議來說欽此又該四川巡按孔貞一題爲纍土舍之情形破兩省之同異勢宜一心恊慮永杜西南禍本永貽三川治

安事等因俱奏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送
司案呈到部看得四川巡撫喬壁星題稱宣撫眞印
竊匿鎭雄世續供報活口可據堯臣詭詞支飾不還
曉以頑悍無用怵以王師將臨然後理屈詞窮假稱
誘致閻宗傳追印於阿野之手然閻宗傳等委可執
擒何至公然遠逃以素所占匿之印爲追獻之功不
知以貴州土舍而篡鎭雄其印亦當追獻堯臣亦當
首擒且殘虐鎭雄軍民擅兵挑釁其罪惡實浮於閻
宗傳等百倍最可駭者創建衙舍極其僭越反情已

著令首惡俱匿鎮雄而鎮雄又肆悖逆若失今不啚
將來禍更有大于此議稱我兵乘彼人心離散仗義
執言驅之歸去則閣宗傳等無所憑依可一力士縛
也不日移鎮叙南親爲調度除已分布官兵把截要
隘直入鎮雄搜捕首惡外仍照近議將安堯臣驅逐
回巢靜聽部覆　明旨處分倘桀驁不遵發兵一併
擒剿以爲土酋跋扈不臣之戒其永寧宣撫眞印已
驗奢崇明收掌訖又看得本官題稱奢崇明旣實授
授土官則追印以給之自不容緩以故差都司僉書

張神武奉文宣諭世續不過欲其還宣撫司固有之印以了前件惟其怙終如故聲言必殺崇明別立所愛操戈內訌張神武因其嫡庶尋兵乘機而執亦以世續印郎與俱不意印先此而匿鎮雄閭宗傳往還于後第神武籌畫殊之把截一兵不設致首惡閭宗傳等出迯鎮雄竟臣居爲奇貨質其妻奴助以多兵逼令反叛是神武始謀不臧之罪無以自解但念印信未得首惡未擒先罷一首事之將領恐諸將解體賊子快心且姑令戴罪捕賊立功自贖候事竣之日

于功罪疏內從重請旨處分不謂貴州按臣先發之
大都皆起于畢節道顧起淹之揭帖安氏前後起疆
黨逆之罪俱屬不道蓋永寧衛實其鈐轄今夷酋跋
扈竟不聞其肯展一籌爲同舟共濟之思徒以靡泥
普市屯堡殘破歸怨于蜀而不以養奸自咎且賊常
云任你四川做得十全貴州自有計較又云遍打一
帶軍民自有話說是明以焚刦挾于黔而令以罷兵
掣肘于蜀也爲黔計惟勿墮其奸力不足則與蜀協
圖水鎮雖跳梁或不敢把持他事以干天紀何至協

惴焉懼傷其意而莫之違力辯其無助兵之事且摩
泥普市之屯堡焚刦亦因追印召之令印得矣叛逸
者未擒黨惡者未罪尚不敢草草結局于目前而謂
國體終無損也　皇上試下部院慱訪安氏前後啓
疆黨逆罪狀如果無之則貪功起禍豈惟張神武宜
服上刑　臣亦不容不分任其咎如或有之則畢節道
亦宜不時實報俾御史得以上聞柰何令助兵者得
逃議處兩省疏報若方圓之不相肖哉然而蜀自有
按臣　臣亦有白簡誠有損威啓釁䘮掩敗爲功則查勘

正屬按臣事首半年之間不出一語耶竊恐彼固無知以黔為易激將來不得志于蜀必要挾于黔令蜀臨邊諸將皆以媚賊為長算此臣所以終不能已於言也除張神武仍候蘭事結局應聽四川按臣查勘從公奏報至于臣之知人之明有負任使即當席藁待罪乞罷以謝人言第有師命不可以請容臣矢志滅賊後即加顯斥以為撫臣不職者之戒又看得四川巡按孔貞一題稱蜀黔二省何為永寧鎮雄二司奪獲印信承襲事情在黔省責蜀生事喜功不安靖

不慮患在蜀省責黔養寇釀禍不約束不併力二省撫臣兩相忿怨均非處置得宜乞要觀變詳情虔始慮終尭臣之罪應討可刻期奏捷應與蜀以討賊之權責黔協力申功令明賞罰勞一時而安百世倘蜀不可以重困兵不可以常試特渙綸音責成貴州倣土司襲官舊例起送尭臣赴部覈其功罪或原其功而赦其罪或令其自陳平播夙勞並查叙功各官有無分別舊例或賜應得官爵或爲近邊偏裨照流弁陞轉予奪出自天朝衆口可無異論全蜀咸寧紀綱

自蕭蜀不必言急議剿黔不必言緩議欵兩省嫌疑
數年之局可結各一疏爲照討逆誅負凡以戢寧地
方兵固非所諱言抑亦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如其逆
形已著勢必滅此而後朝食若止兩夷相執未足逆
我顏行此禦夷之大都也今據四川撫臣之議恨堯
臣之黨惡未可置之不問欲大張撻伐爲中國振神
氣此其說固自堂堂前此貴州按臣之議有臨播兵
之後民力不支意在休養瘡痍爲黔蜀培元氣此其
說亦自正正兩臣者均之忠愛赤心何嫌何疑何異

何同也惟中國之馭四夷治以不治所從來矣又聞守在四夷未聞爲四夷守夫兄弟鬩墻父不能有其子而能必夷之不軌哉且張神武之輕率撫臣亦云欲具疏題叅是神武之舉業已誤矣豈堪再誤爲今之計要在權重輕之勢審先後之着倘大難一開收拾未易狐兎與悲後將誰諉且羣夷搆兵禍始一印乃今印已獻矣名正而中國之威振矣卽閹宗傳之首惡自可徐爲設擒至於安堯臣之應否驅逐應否逕授職銜與夫鎮雄之應否流土是在川貴撫按諸

臣各捐誠心多方酌議虛衷區處務宜朝廷恩威俾
黔蜀永鎮之明帖然敉寧斯爲完策若夫株連蔓延
恐後此多事未免廑　聖明西顧臣未敢謂計之得
也既經各具題前來相應酌議覆請合候命下本部
移文四川撫按衙門查照先今題議事理會議妥當
具奏以憑覆請定奪施行

滇事計處宜周亟勅審處以靖遐方疏

宋一韓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二月

頃接得雲南撫按鎮臣陳用賓等揭帖言武定府金沙江外夷賊阿克郎鳳騰霄者乘府州官公出聚衆攻城城陷殺守禦指揮金守仁千户王應爵困推官白明通焚刼居民甚慘且聲言隣境土夷有助之兵者用賓權諭解散仍相機進兵行事幷乞假以便宜從長調度其知府陳典知州黃榜王啓光姑令戴罪擒賊業已移文川貴撫臣禁止東川會川水西諸夷

不許助兵黨逆據此情形其氣甚惡其勢甚急而該撫臣亦處置有條矣臣等看詳至此竊不能無疑于中者蓋不止稟報與面審參差如撫臣所云已也嘗試就其情形度之阿克有意恢復故爲鷙伏之計倏至城下飄忽如風雨不可測識謀何密也纔一舉事輒以衷情輸人曰我某夷也某夷助我又何輕泄也襲其無備斬關而入殺戮官民勢甚猖獗志何僭也口稱被馬一龍等誣害只是復讎獄囚止放強盜馬伏生等九人餘重犯未放倉庫官衙俱不敢動又何

顧忌也以此料賊無遠志非夷民互相讎殺則乘機
爲盜耳總之守土官撫馭失宜故釀患至此即撲滅
此猩猩何難哉撫臣甚其罪於楊應龍欲舉兵加誅
臣等深服其討賊之義猶恐其輕病重療如前人譏
麓川之役也竊謂其有機宜焉賊果擁衆流劫合行
集兵急擊若止據城堅守不過釜底遊魚無須窮究
第取二三渠帥以彰國法反測自安黨逆窮奔急
狩未獲亦宜設法重購必膏斧鑕酋中將必有應者
矣阿克果係鳳繼祖苗裔合問交通之人不宜漏脫

倘是奸人詐盜名字大言虛喝亦宜根究明白誅其
眞犯不可影嚮依附希圖抵飾大率今日所最艱者
戰守之備所必資者犄角之力毋坐失事機以玩寇
亦毋槩疑土司以益敵無過推赤心以堅外應之謀
亦毋過生事端以重守土之罪撫臣所云相機行事
從長調度者當不出此矣兵難蹹度臣書生也豈能
料敵事關職掌不能不畧出意見以佐一籌伏惟敕
下該部覆議施行臣等幸甚遐方幸甚

逆賊進逼會城撫臣束手無策疏

宋一韓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三月

頃自逆賊阿克殺官陷城騷動滇中該撫鎮具疏以聞語甚惝怳竟不知釁從何起 臣等謬有陳說業以歸咎于守臣撫馭失宜未敢過爲吹求猶冀撫鎮二臣定亂俄頃立收桑榆之效也今據按臣周懋相揭帖賊自武定破後假送白推官進逼會城矣要挾爭獰索府印以去矣自是賊志益橫危尋甸府破嵩明州矣攻富民元謀羅次等縣殘木密關矣雖幸援兵

四集幾失而尋復之其若殺戮焚掠之慘不可復贖何哉嗟乎建牙開府綏此一方者誰礪山帶河世鎮此土者誰而令賊勢縱橫至此乎撫臣在事以來上功樞府者不可勝賞也即如去年交夷之役大不厭人意而且哆口報捷矣今乃一籌莫展乎豈此賊聲勢頗大不比白麟儂金貴之伎倆耶抑或激之使然將僥倖于伍文定呂光洵之偉代耶臣等嘗按其事核之矛印信有罪矣其罪不專在矛印也語云一夫當關萬夫莫敵與賊隔江而處賊至如履虛然曾無

重關之限是爲撤防標下無一旅之卒平日所謂尺籍伍符歸于何所安所稱軍門幕府乎是爲弛備滇中之變每四十年一發撫鎮旣明知之何不思患預防臨時狼狽至此是爲稔亂開變之後按臣卽傳檄整兵乃遲至旬日始行點軍而事難收拾比點軍矣是爲玩寇賊未至不急令收保反以城外生靈委之使賊肆行焚刼益張炰烋之勢是爲啗敵猶幸賊無遠志所索不過一印耳假令志不在印何以應之是爲辱國下馬羅呼賊似可施吾條籠矣卒聽其飽欲

而去是爲奬叛賊去而事機已失矣乃借兵餉于鄰而曰効征哱征楊征猛之役是爲嫁禍 臣等所不能爲撫鎮二臣解也今日之事奏績則罪可减叠奏績則罪又減惟縱賊而遁逃之與夫驅無辜而鋒鏑之至于師老財匱兵連禍結將以掩罪罪滋大耳何也今日所最可患者猶不在西南而在東北建夷陰蓄異志連和西虜挿漢種落乃金元苗裔而爲我腹心之患者宣大薊門逼在陵京軍士三月無粮勢且岌岌焉根本深慮在此不在彼竊謂今日之事但宜督

過守土之臣即滇中可長無事矣叅照雲南巡撫陳
用賔世守雲南黔國公沐啟一則屢蒙彈射殊無折
衝千里之精神一則素習驕華何有振揚百世之風
烈賊來計無所出未聞有備無患之謀賊去意有所
圖因作將取固與之說明輸肘後之佩何止城下之
盟生靈塗炭奚堪疆事決裂乃爾二臣合候事定之
後分別議處者也伏乞勅下兵部嚴督撫鎮二臣姑
令戴罪擒賊事平之後酌量情罪與在事道將等官
分別議處斯亦所以安重鎮而靖遐方　臣韓方在請

告事關邊情職掌不得默默伏乞

聖明留神裁決

黔夷飾情潛覬滇撫玩寇殃民疏

胡　忻兵科左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二月

接貴州撫臣揭帖謂安堯臣已離鎮推投見具文申稱過繼緣由及征播功績乞要會題賞地安身且言原日隨帶千房十年生娶作何安置是猶索繫不舍蓋以去之之道取之耳又接雲南撫按揭帖逆賊阿克攻陷武定殺官戮民猖獗十餘日直逼省會要挾猙獰大肆焚刦竟索冠帶印信以去而所過傾危殘破如蹈無人之境者夫堯臣以安易隴已自非義而

匿印助逆搆二酋張羣兄尤屬非法　皇上宏恩棄
過着歸本司聽候遥授職銜正宜脫然引去顧復趲
戀爾爾得非以防求後之意乎然鎮雄蜀轄也堯臣
既貳於蜀則不得復轄於蜀胡泗何登甲汪汝才等
鎮雄之官若民也泗等既仇堯臣則不能復事堯臣
水西饒裕安疆臣同胞豈不相容使之糊口於四方
撫臣恩洽土司理諭勢禁安民或可勉從當斷不斷
竊恐遺患於他日若以千房生聚難移昔可帶之來
今獨不可携之去乎嗟嗟一播猶難中國水西而附

益以鎮雄不幾兩播州耶至阿克者幺麼一土舍耳非有勢力之憑也入武定放囚以強盜馬伏生等九人跟隨是其衆特烏合耳非有爰整之素也巡撫陳用賓誠先時有攝敵威望則無敢渡金沙而躪武定使臨事有禦侮方則無敢逼省會而肆焚刦惟一無所顧忌糾犯武定包然十餘日與鬮而趨省城城下殺掠躑躅三晝夜欲滿而後撤還乃又不遣一旅尾擊於後或邀截於中致令志驕氣橫惟意是逞攻破府邑所向無敵彼堂堂開府世鎮同城遇小冦輙束

手猥云無兵平日之贊理謂何縱由是殲滅蠢爾尚不足洩城下之恥酬百萬生靈之憤奈何哆口而談以發縱指示自雄以揆度滅賊自許以征播征哱之役自效是又將掩敗以為功為異日叙錄陞䕃地殆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世廟時虜入畧督撫總鎮每逮繫詔獄以懲失律若用賓者何置而不問耶伏乞勑下兵部議覆安堯臣既離鎮雄即當決絕繫戀永消釁孽如云有功可錄亦須另議爵賞陳用賓先行詰責姑容戴罪刻期滅賊稍從末減如縱賊歸師老

財匱則與總兵沐敝并治以失律之罪斯國體聿尊
國威可振而西南半壁庶有瘳乎 臣不任激切俟命
之至

滇事方殷粤寇踵至乞嚴勑剪除以靖遐方疏

宋一韓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三月

竊惟天下之患莫不釀於積玩而發于忽突忽者似出於意料之所不及而玩者實習於法令之縱弛故內庭之議論既與邊臣不相信孚邊臣之精神又與將吏不相貫攝籠絡爲日苟幸得代我自以爲遽廬人亦以我爲逆旅邊境粗安便謂無傷蜂蠆有毒誰則防之故今日所深可慮者在肩荷地方之重負欲釋而不果釋也欲釋而不果釋一旦地方有事得罪

更重滇撫宜其及矣粤東固亦有宜然者頃看詳督
臣揭帖殊可駭異欽州距交夷三百餘里非可一僦
至也水陸設有防守官兵非乏之備也賊由龍門港入
焚刼殺戮官民恣憯經兩日復由龍門港出悠然揚
帆而去若涉無人之境是來不能遏堵狂鋒去不能
邀擊歸路我實未嘗一矢相加賊已捆載而還矣嗟
嗟粤東雖小亦為天子捍禦一方者何至積弱如是
尚可使聞于鄰國乎郡守之守何事兵備之備何事
遊擊之擊何賊總兵之總何旅責地不同情罪斯異

宜矣乃若督臣亦有不得逭其責者莫氏之殘黨劉
餘之小醜耳勢已披猖至此未雨綢繆之策與平日
約束之令槩可知也是非積玩於數年忽發於一朝
耶假如黎維新都統之封不襲方物之貢不至其轄
屬之縱橫又將何極方今初受安南之賞豈宜有此
景象孰知夫前日之功乃開今日之罪也是非欲釋
負而不果釋之患耶又有甚於此者澳夷盤據香山
實繁有徒初與中國通市不過船舟于此數日而退
後乃陸處矣初猶僦居寄頓後乃市地創屋矣初猶

草舍後乃樓閣近且城居矣聞其積蓄甚富衆支十年招養倭奴教習水戰彼固曰備紅毛夷也我亦曰彼仰給我必不自絕於中國此說似是而實非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今日若爲無害異日者或需求太急或處置失宜勢必不能相安於無事而貪利之武弁邀功之文臣又從而挑之將必有投袂而居平澳之賞者中國之受其荼毒尚忍言哉故目前之易撲滅者交夷也後日之難收拾者澳夷也　臣等爲督臣計但當速捕交夷以自贖其策無如責成黎維新內

外夾攻不出數月而罪人可得欽民之憤可雪若議
處澳夷爲東南百年無事計似當責之後來非督臣
懷刺畏譏之身所能結局也交賊既克聽其自爲裁
決毋滋口語則可耳除道將等官如督臣參治外伏
乞勅下兵部行諭兩廣總督戴燿姑令尅期平賊并
諭安南都統使黎維新擒獻眞正渠帥不得漫令懸
惡致稽天罰東南庶幾有寧日哉

滇患孔殷維桑慮切懇乞垂念以奠遐方疏

王元翰 工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

臣惟天下大勢如人之身京師心腹也中原肩脊也滇黔一帶手足也心腹役使手足如手足受病則心腹為之不寧焉頃者雲南土酋鳳騰霄鄭舉突發破州郡屠邑并殺知縣焚會城挾印信禍可謂烈矣而臣以其志在偪挾故物故擄掠飽欲揚揚去耳尋甸夷孽大理保等通謀憑險至圍郡城殺指揮及土官其鋒可謂憏矣臣以其志謂效鳳賊所為得官嚮應

耳今據撫臣陳用賓報捷疏則官兵甫集旌旗初指賊克卽棄武定遁之克梯龍三藏矣若截其渡江歸路則進退無門腹背受敵金魚犇獸旦晚授首其局可結而大理保等聞克賊敗遁必落膽奪氣亦一戰而可破也夫阿克特么麽小醜原無足比數之賊也未叛之先一縣令足制其死命卽方張之日猶一鼓可殲其烏合今一旦猖獗致地方破壞不可卒復生靈遭戮慘不可言蓋承平日久民不知武乘兵未備觸境生心故一發決裂乃爾而猶不止此也近聞臨

安鎮江新興嵋峨一帶羣盜鋒起千百成營劫搶焚
市燒掠村屯居民亂竄百里無烟而晉寧與河西等
州縣至土封城門出入幾斷小大凛凛莫必生命此
何景象也而衆口同辭咸咒怨叅將張名世謂河下
交阯之役抄奪土司捆載鉅萬屠民抵賊殺人如麻
故有手薅秧苗頭巳落而屍猶未仆有躬親負販貲
見奪而命與俱傾含寃喪軀不可殫述嗟嗟凡此無
辜赤子平日爲良民既苦有司驅迫化爲盜賊其有
眞正盜賊又爲將官敬畏反戮良民則民何恃何懼

而不爲盜乎盜之所以日多而不可息也是臨安一路之賊皆名世一人釀成之耳若乃全省招亂之由則賄賂公行六詔皆不祥之氣天日遼遠小民無其蘇之門監司上官也屑越以處遷客甲科彈壓也選任竟無一人故闒茸成政貪婪無忌法紀蕩然誠非一朝夕之故矣而其最爲害者莫如貢金権稅兩者爲甚地不通舟楫貨有幾何乃大稅之外有小稅正稅之外有私稅土產全無幾勢必需別省也朝廷得伍民間費拾府庫給全百姓賠半是以室室空虛人

人喜亂日盛月新甦谿無期闤會城刦焚之日多
閧縱火之人盖有不盡出於賊手者故今日之大可
慮者誠在此不在彼也　皇上試思民不堪稅而後
焚監今稅監已焚矣而徵榷不罷貢金不能如數而
後請減例乃因請減更增至五千一樹十斧一羊十
牧離心結怨使賊酋借為師名即二賊撲滅而虐政
不湔滇之為滇眞未可知也南詔喪師天下從此崩
解可為殷鑒矣我　皇上君萬邦富四海何難捐毫
毛之利撤去榷稅併復貢金原額二千生養休息為

滇民續殘命乎臣料明詔一布懽呼如雷此無所驅而彼無所借賊勢自解必有縛而獻之者所稱戰勝於廟堂之上者也倘猶宴頑悍鬭我元氣已固人心不撓更遣一名將提兵揭剿如總兵劉挺威名素爲諸蠻懾服使其將帥壓境則先聲所至夷酋自環向飲泣竊計不出一月可懸數賊之首于藁街矣抑臣猶有說焉雲南去京萬里往來之塗僅僅黔中一線鳥道羊腸丸泥易塞倘中原稍有緩急則鞭長不及馬腹滇黔兩省必斷爲異域如唐宋故事不問可知

也臣計滇境西有金沙江可一葦直通馬湖東有西粤路由普安至田州不過添設數驛途平水便可以達金陵可以出荆襄計莫便於此者此時政在咨行或以兵與暫歇事定之後亟宜着實舉行則入滇之道中由黔東由粤西由蜀水由江四途並進百脉俱貫此咽彼通諸酋不剿而自失其負固之勢矣如此滇可長存黔亦無所恙而萬萬世地利地機國家常握之矣盖徵之今日亂形推之日後事勢如關路之係信非淺渺也臣鄉土之誼哀痛呼天萬非得已伏

乞勅下該部如臣言不謬採擇施行宗社幸甚臣鄉

幸甚